

畿輔通志

卷三十八

庫文閣内		
四函	三九六九	漢書
一册	六九二	類

庫文閣内		
二九一函	三九六九	漢書
二三架	六九二	類

(八四方)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 48 )
函號	291 9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畿輔通志卷之第三十八

藝文三

淺草文庫

韓愈送高陽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

遠適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

之常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

行志擇謹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

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

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

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

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

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

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

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

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

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

畿輔通志

卷之第三十八

序

一

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  
 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  
 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  
 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  
 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  
 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  
 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  
 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  
 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  
 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在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  
 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  
 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  
 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  
 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閱於有司其不亦鮮乎  
 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  
 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韓愈送董邵南序 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連  
 必有合也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惡知今不異  
 于古耶耶以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

有所感矣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文彥博贈清河先生序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  
 行淵懿學有師法各高士

林游五經之郭超然深詣馳六藝之駕邈矣遠至  
 載丁家艱未充英毅濡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  
 某始到都下接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  
 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則霧  
 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彥若嘗師於  
 清河君授以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  
 庶幾得其一枝前年春彥若復忝科級旋為外諸  
 侯奉辭總郡學講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教又可  
 知矣今予之季弟彥伯又得師事居一日彥伯謂  
 予曰某依張先生之門垂三年矣愚冥之識頗有  
 開悟嘗於郡弟子之末預聞先生之言夫業文者  
 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講貫故先師曰學而  
 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羣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  
 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敘精敏曉  
 譬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  
 通者將與羣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尚書一經以重

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余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鐘大小必應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爲吏十歲於茲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皆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予之勤請異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爲訓昔嘗學於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逆於心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聞善而相告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一月日太常博士文某白

劉因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

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爲一卷將時諷誅之以侑奉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焉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與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

劉因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

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况百歲乎冀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爲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劉因贈清苑田景延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

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  
盡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  
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  
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烟  
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  
弊到處南華一落然此又可為學景延不至者之  
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

劉基郭子明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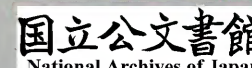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

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  
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  
臥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攄其中懷至於  
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天下有一事一  
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  
岷峨南浮江湖東覽齊岱困窮迫厄寒暑枯濕舉  
不足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  
不尚儉澁不求其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  
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  
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歎世之人汲汲以趨利祿  
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是  
今子明乃違眾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  
不足以療饑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  
我則為之蓋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高也是  
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楊繼盛集張節婦冊葉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

義之難者又莫難于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  
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于遭際輾合矯激  
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  
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  
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于前  
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  
擔當負荷者鮮不什矣然又出于一時義氣激發  
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  
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  
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



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  
 難如此斯須檢照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稟稟  
 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  
 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  
 操存之難又如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  
 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  
 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  
 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  
 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  
 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立其上而朝廷旌表之  
 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  
 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  
 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  
 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  
 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  
 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  
 者之不獎姪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  
 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  
 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歸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  
 古之人同於婦人者已為可耻今之人其所為所

萃山東益  
都縣人

### 王世懋送南宮知縣邢侗赴任序

世俗之論云文

政豈盡然哉乃士之以文吏者不槩見而文吏之  
以循稱者又何寥寥也大都文士多遺忘失實而  
濶於當世之網甚者掉首搔髮見客不知寒溫夫  
安得不厭苦抱牘紛庭之間乎如是者不達自見  
能高少所降下官長儕類側目吾傍而吾又時以  
其疏節示之隙焉則不達據言成論即論施事其  
實皆以其學為之及以發號令敷功能則多捍而  
不達不則喜合聲譽多通賓客放浪登覽之間附  
為名高而竊有蠅營射利之蠹如是者亦不達凡  
此皆文士所以無當於世者也若乃修先王六藝  
之業舉前代曠墜之典延文學設條教雍雍可觀  
此亦吏道宜然而俗吏一切以為文士之鈍器不  
已過乎自風教衰遲而鉛槧刀筆之徒判焉角立  
故文章之士多腐鼠俗吏而善宦者笑文士為無  
用是則然也而要未盡識其奧也夫沿虛陋急迎  
承爭驚巧捷者真俗吏也悉心民務戴星秉炬非

俗吏也鳴琴讀書玉質而金相者真文吏也放傲  
 恣且錦飾而裝中者非文吏也若然則文章之與  
 吏道惡在其為徑庭而吾又惡觀夫俗吏之達而  
 文吏之窒乎及人邢子愿少年有文章多菀能以  
 甲第選為縣令其能自脫於俗吏必矣為人温厚  
 而易直敏而謹於事是又文於吏而不蹈其過者  
 南宮轄中山三輔赤縣也旦夕上課考功稱高第  
 入矣世懋請拭目而觀吾子之政成願為文章之  
 士一洗  
 疵垢焉

林潤楊忠愍文集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  
 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為

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  
 又安忍為公序哉音人有云文以氣為主而才以  
 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騶廣程才之論柳冕謂  
 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  
 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  
 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  
 豕之群研精掛牛之日靡以天下為已任學以談  
 道德務經術而耻為富貴紛華之習既而發科登

仕繼組兩都含香三署每痛際連康寧而不免蹙  
 薇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於逆  
 耳圖蔓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  
 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  
 從公以游幸蒙探納卒之故相編氓兇子棄市少  
 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冤且知向之遇害非  
 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聖君嗣極追  
 錄諫官擬公為首贈爵太常謚以忠愍建祠以享  
 血食廕子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  
 成烈士之狗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  
 哉忘軀抗疏於忠愍見臣節焉述美摻遺於太學  
 見子道焉重為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焉  
 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  
 謂平遂輟涕而為之序

張璧河間府志序

邵君相之守河間也敷政境內  
 百度聿新慨郡志之廢缺乃託

諸司諫樊君深爰修次焉志成復託司諫韓君威  
 問序於璧璧觀之書凡二十八卷叢彙放逸法象  
 人文美哉淵乎其言也亦時有所異發云夫天官  
 錯時各有道屬而幽州故占尾箕戰國之紛紜諸



侯率不保定其域土朝夕易主至不可詰也今日嘗屬趙兼占大梁是又嘗屬齊故復以姬訾占乎志稱曰地故顓頊之國而九域寰宇并圖經等浚儀乃有高陽城孤棘商丘又皆以為顓頊之墟顓頊者高陽氏也今標其地曰顓頊豈非取一高水名高陽乎義莫之惑矣其書頗稱唐晉邢地按詩唐譜所箋疏唐乃在太原晉陽實堯墟也地有晉水成王封叔虞矣而子熒因以晉號今河間以東陽稱亦必同一晉哉邢治龍岡本秦信都莽襄國蓋梁所謂保義者而勢縈紆昔與河間接山海經炎帝生鉅封人物表鉅封蓋黃帝師而已不明為何所人許繇者諸侯也見重於堯耳斯則係之河間是必有足徵者相參驗而事可稽乎至州支縮高之類及它所傳聞多核直其徵於天人者豈不閱博哉此亦其小者不必序序其大者慨焉始余讀周官書職方保章之屬未嘗不歎而廢書曰彼於天人之際何其兢兢也豈以是作無益後譚說哉將以經世務而行王道也是故物土者知其利害詔其辟忌誦其傳道於是乎正歲布之四方而觀新物以為未足也表次舍軌躔運而察妖祥焉

登之方册上之人握其手實而屢省之乃有所裁成輔相矣古昔先民繇此其選率而上之以為法若是者可謂之徒文具爾乎予為太史氏竊觀往事至我國朝嘗三致意及予適四方見天有遺警地有遺飾民有失職於所利病矣彼豈皆無文獻足徵耶一切之法惟期會之為急而裁或輔相之政縣不以言州州不以言府府不以言大府即言之上下之間外一膜皆兩疑其跡上以其籍為壽張而下因謂之無益于事其有惕然而警於心者蓋不能盈什一焉其甚者又或并其籍而去之曰害已嗜弊也極矣部守蒞治未幾乃慨然有志於是則夫仰觀俯察鑒古昭今易俗更化孜孜以求民瘼者有足徵矣賢不是在乎予故為之序俾後之觀志者得以考信云爾

馮惟敏保定府志敘

郡故上谷范陽中山地冷人知上谷為宣德范陽為涿中

山為定而不知上谷本易范陽本定與中山木唐也余於新志既辨正之蓋考諸水經云酈道元者郡人也其注水經天下古今宗之而况於本郡乎今郡志介於古三郡之中而古三郡者實今郡屬

州邑耳上谷在易之西中山在唐城北范水出涿  
 境故涑有小范陽城而酈亭在新城為道元故里  
 彼豈無稽而著書者哉若不考所統而但以今郡  
 治言之則周為樂鄉一鄉鄙耳漢為新城南境猶  
 未建邑隋為清苑宋初為保塞始邑之矣後升為  
 州至金元為路始兼統三郡之地踵宋之名為今  
 郡先師有言必也正名乎余則以為不獨人道為  
 政然耳志地道者要必以正名為本各正則事核  
 事核則論定而凡天之懸象地之麗形山川所在  
 人物所鍾截然不紊斯實錄矣志之大義蓋取諸  
 此其分門類例又其小者也然視舊志有變例焉  
 茲余之僭歟爰始天文以先地理二儀上下闕一  
 不可山川古蹟系之地里之次本相因也是為覆  
 載之大者故先焉人事由是而起者也故次之以  
 四表十八志而人事其庶乎備矣總為志二十有  
 二圖表附麗其中損益可知次序不紊未必無補  
 于舊志云索隱曰燕無系本故四十三傳而祖孫  
 同謚者凡幾也雖馬遷亦不得而考正之而况千  
 年之下者哉周末文勝之時猶且脫略如此則後  
 世不重紀載無能發明固其然矣加以余之固陋

而奔走不遑歟無闕誤不可得也作志始於己巳  
 之秋告成於今近三年矣而吏事間之者三之二  
 錄刻不給者亦如之是以久而後成逮余改官膏  
 車之日始稍稍印布焉嗚呼亦艱矣哉雖然張才  
 之志三十年而後付梓人若非其子都憲公林復  
 鎮此地則無能梓者非劉少師吉藏之於家稿固  
 不存矣其能傳乎余薄游茲郡始終一官獲完帙  
 而刻傳之不可謂無幸也若夫拾遺而正譌以補  
 余闕則有賴于  
 後之君子者

張庚四書庸言序

學庸論語孟子初蓋襍出落落  
 未合也子朱子輯為四書附以

已解於學庸名曰章句論孟名曰集註條分縷析  
 理的意確性命之言也無容喙矣邇來科第習熾  
 究理者不玩於註解而索於冗贅支離之講說為  
 文者不本於身心而肆為荒穢支蔓之浮詞余束  
 髮成童時蓋病之繼是默思潛玩夙探夜索一一  
 理會事事實體時與聖賢意頗覺有契於是演為  
 臆說以發明其意精者粗焉粗者精焉微者顯焉  
 顯者贊焉懼忽而不體於心也則發其趣以歆之

恐略而不櫻於慮也則復其詞以訂之發言之因  
 必求其自言外之旨必補其缺淡諸章為一理渾  
 四書為一源藏之篋中姑以私便檢閱自脩遺忌  
 焉爾時以訂吾心質吾身焉爾固非持是為青紫  
 之媒也亦非敢以述作自居也雖然融千慮於一  
 得獲飛垂於時弋後之君子間取一二語而玩之  
 或身心不無所補云

劉濂樂經元義序

六經缺樂經古今有是論矣予謂樂經不缺三百篇者樂經也

世俗未知深考耳夫詩者聲音之道也昔夫子刪  
 詩取風雅頌一絃歌之得詩得聲者三百篇餘  
 皆放逸可見詩在聖門辭與音並存矣仲尼歿而  
 微言絕談經者知有辭不復知有音如以辭為凡  
 書皆可何必詩也滅學之後此道益加淪謬文義  
 且不能曉解况不可傳之聲音乎無怪乎以詩為  
 詩不以詩為樂也故曰三百篇者樂經也或疑之  
 曰樂之用廣矣大矣乃以三篇當之何局而不  
 弘也予曰樂之道與他書不同有以文義存者器  
 數存者聲調譜奏存者文義存者詩章是也器數

存者六律八音是也聲調譜奏存者工師以神意  
 相授受是也古聖人以明物之智制為黃鐘之宮  
 自十二律出而律呂之能事畢矣自鐘磬琴瑟笙  
 簫埙篪出而聲音之能事畢矣則器數者即經也  
 周太師制歌聲自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以往皆有  
 定調國風小雅多商音大雅多宮音三頌盡為宮  
 音則周庭之樂惟黃鐘太簇二調至春秋而魯庭  
 師擊猶能傳其音漢興制氏以聲音之學肄業晉  
 杜夔尚能傳文王鹿鳴伐檀騶虞四詩餘響此以  
 音調相授受也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  
 篇其辭也不可考而笙竽獨能存其音節此以譜  
 奏相授受也則神意者即經也二者其始皆出於  
 聖人既寄之器數即求之器數寄之神意即求之  
 神意遺此而使聖人更復著經將何著乎惟所謂  
 詩者以辭義寓乎聲音以聲音附之辭義讀之則  
 為言歌之則為曲被之金石絃管則為樂三百篇  
 非經而何哉虞書詩言志數語萬世詩樂之宗也  
 自是而下言樂之詳者莫如樂記及周禮大司樂  
 其言過當失實如擊風捕影無一語可裨於樂者  
 蓋由不知詩之為樂乃遺詩而言樂故其失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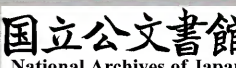
至于律呂之法古聖人本人聲清濁之形故吹律以定其樂聲之中使鐘磬絃管諸音與人歌協和而不奪倫者律呂之能也以累黍容黍為黃鐘三分其一以損益之十二變復歸黃鐘本數其法亦甚簡矣三代襲用皆其遺法漢魏以後儒者智不稽聖性寡神解視律為神異之物鑿以元尺之淫說附以侯氣之詖術其論愈夥其法愈密去古樂萬里矣故予論律呂於黃鐘諸篇各著數語餘幾萬言不過辨歷代諸儒穿鑿附會之謬于律呂本意不敢有加也八音則又有說矣鐘磬二物各十二枚猶能辨其六律旋官之法如絲之琴瑟竹之笛箎藪之笙竽土之大壎小壎音意隱淪含糊所謂六律旋官者窈冥惶惑莫能省曉不但儒者不識即師工亦不識矣故予論八音之度雖一絲一竹一匏莫不以聖人六律旋官之法為準不敢參之以私智小慧也夫自周至今上下數千年中間閱歷聖哲凡不知有幾未聞擬三百篇為官商二調者乃今輒擬之未聞定樂器之品為官商角徵羽及各具六律旋官之法者乃今輒定之未聞辨黃鐘之法為陽生陰成尺量之法為累黍容黍及

以夷則無射直指為二變調者乃今輒變之其于古今諸儒之論不無少涉於刺辯揆之聖門之教先王之律則固不敢叛也嗚呼黃帝遠矣夔倫邈矣求之載籍載籍不靈求之世說世說淆亂反求之心焉有餘師矣此吾之所以作元義也

孫承宗尚書近指序

蔡子九峰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

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始能凝聚此理於心而無所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亾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問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則無所以雜之者曰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基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伊傅周召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頌民岩慎五刑肅六師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者固三謨諸訓誥誓命之



崑崙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  
 不本於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  
 二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  
 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至安百姓而堯  
 舜其猶病諸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健之欽也舜自  
 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  
 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以至玄德升聞毛髮骨節  
 總一敬之所傳耳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  
 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  
 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予以尚書世  
 其家習聞父師之訓故每與子若孫暨及門二三  
 子時拈此語質之集傳叅之大全亦覺無甚謬鑿  
 處二子請筆之於書予念紫陽諄諄以闕疑為  
 戒嘗云讀書經有不可解者亦不必甚求解予之  
 自謂不迷者烏知非迷轉甚耶蔡子受父師之命  
 作集傳潛心十年始克成編予耄矣依稀覺有隙  
 滲而心思既竭耳目不靈姑錄其大畧如此亦庶  
 幾望異日有蔡子九峰其人者以竟父師之志云  
 爾

孫承宗續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則臨胸馮公倅郡  
 修之始三十餘年而闕者

未補適安邑王郡公以繕部來視郡事慨逸事之  
 未理以鳳翔倅王君次其書諸所舊仍不具論論  
 今所續次日職官曰選舉曰官蹟曰人物曰祥異  
 蓋犁然不謬翔者不佞得上下此三十年行事而  
 竊歎曰余讀職官表見守若丞李以下不翅百而  
 登官蹟者六見州邑之長吏若黃綬斗食不翅千  
 而登官蹟者七讀選舉表見舉各數十若十數合  
 諸誦通不翅四百餘而登人物者六又讀祥異事  
 三十年間父子相食者一旱二蝗三大饑疫一大  
 雨雹二星隕一大水六地震五獨三男產者祥一  
 耳嗟乎天之殃降益祥人之善作減不善然則精  
 稜之數善敗之門覽者得無慙乎不佞自深髮來  
 嘗見歲嘆溢而眾或不恒亦嘗見歲豐和而眾或  
 不免愁嘆將無小民之倚命不盡在歲耶不佞向  
 謁郡公長安邸舍公蓋促膝諮予治不佞時唯唯  
 謝不敏而公雅謂安民在吏治則條數事以躬飭  
 諸州邑長吏諸州邑長吏無慮不廩廩德用而式  
 于其飭吾儕小民其食利賢者而不逢不若尚猶

是吏治之效乎漢詔務小民安田里而曰共此惟  
 良寧虛語也郡當燕趙之會近在日月光際主上  
 有大澤實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關九水會此如礪隸者  
 亦實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關九水會此如礪隸者  
 不善用其慷慨而蒞者不盡善用其慷慨之民雖  
 豐和猶苦耳今天下戶口不增而役煩田不廣  
 而賦益寧獨吾郡然吾郡倚命賢者以自釋于惟  
 而尚得稱吾郡不然富樓禡而貧溝瘠其與有幾  
 故不佞謂州邑之命繫長吏而標長吏者郡公然  
 則公之續此志也寧惟修掌故之軼而急諸簿書  
 者無亦寓臧否昭勸懲以風此百吏而昭我人乎  
 後之人按牘而覆予說當有怵祥異而羞不為嚮  
 者六七  
 人矣

孫承宗高陽縣志序

予家自相州來占籍一再世  
 輒稱殷厚先曾大父柱國僉

踐更之徭種種一司租卽代逋者輸累數百金先  
 大父柱國更備諸苦累嘗供司訓遭他故費可千  
 餘金至往旋河洛間數千里先柱國少博學強記  
 徒者方仰給先柱國更以殷厚僉直年而又代族  
 人爲直家半落踰歲更以舖戶直堂費家盡落直  
 年者直是年經過諸貴人供張費其以舖戶直堂  
 則專供邑令公心紅筆札及一切雜幣水陸之錯  
 當直年不必身自爲應而家嘗募十餘便捷人待  
 事至直單催司庖司器索如例而後所供張稱善  
 蓋貴人費什一而凌雜費什九其所奏用數什不  
 敢登二三而嘗刪其半其所需不敢問值必備其  
 所不需求卽備而爲人持去或敗壞必不敢稱備蓋  
 是時法令未卽畫一而當事得以意令其所蕩析  
 民產不獨予家而家先柱國爲甚洎先職方兄與  
 予後先舉于鄉先柱國日爲廉訓而證以所經見  
 諸令公善敗嘗曰邑令公墨何以去邑人墨何以  
 來孺子其鑑諸蓋痛心于不造而每于邑里所不  
 便輒令講求其法予因得稍輯後先行事而舍以  
 所經見可與可除就里中更老講說其便每遭諸  
 廉吏能吏輒訪其所爲時或跨欵段歷鄉社一丘  
 一壑一石一木罔不低徊錄列當弱冠閏廿一史  
 則手錄邑里事爲快雅好聞名州邑乘載及唐宋  
 金元諸南北人私集得邑里舊人舊事如遇故人

于途而刺刺道故也時期以仰副先柱國明訓曰  
 它日治一隅庶其以痛為療已乃披釋藏得名僧  
 八而道簡披其半解薛登朝亦復于羣書有摺黠  
 稍稍為帙而未敢出甲子春兒鈔偶攜入遼寧從  
 金戈忽倥中芟訂攜之歸而唐令公遂授之梓因  
 念邑為人才舊里其明允篤誠實開儒宗予何敢  
 薄望邑里而不以才勗邑延衰不百里吏土者務  
 廣眾則不來來即不久輒棄去故法無嘗而邑為  
 罷劇不可起其俗亦緣以壞蓋嗇漸為侈樸漸為  
 囂田若懇而賦或逋戶若增而口或寡詎租之吏  
 淡災之使嘗交錯于邑而邑病然侈不當它嗇而  
 邑已為侈囂不當它樸而邑已為囂至更饒伺上  
 意時中公度時中私橐故交相為瘡而邑更病吏  
 土者如牘中所稱諸令公往往嚴之法以挽其所  
 可見裁之禮以挽其所不可見而病乃可療武陵  
 唐令公視予邑廉公有威悉力拊循而意在爬梳  
 舊蠱康我良弱故為清吏蝨捕逋盜戢衰羣諸徭  
 賦種種觀若畫一而力能使河伯安流無羨賦遂  
 無逋賦無曠人遂無逋人蓋裊身冰玉中不藉于  
 邑故邑即禪丸而肯安于邑以終惠吾罷劇予所  
 私愧不能以數十年錄記治一隅以仰副先柱國  
 明訓而令公約邑于才既嚴之汰載裁之禮猶若  
 不怠披此牘也予願後之治予邑者無怠  
 令公意乃無怠吾人而此牘直誦覆耳

孫承宗北畿武舉鄉試錄序

歲壬子復當舉武士  
 于鄉以獻司馬則四

郡材官若良家子集于保陽直指湯公實監臨之  
 忠飭諸文武大吏比于文字三試得若干人于城  
 平腹心乎桓桓赴赴將于是取材焉夫三輔依日  
 月光際涵濡聖天子久道雅化當不翅周家中林  
 之士不佞因嘆周之盛時車攻六月猶勤國力于  
 僉允洎其後遂以燕獨當北方而兼之交臂以事  
 四圖秦漢來乃至傾天下全力備之而卒不得其  
 要領其在今燕更重矣北與之共垣東與高麗駒  
 共海而實內拱陵京之重以其托重陵京遂悉天  
 下精銳屯戍雲朔龍塞之間故其傾全力備之而  
 惴惴若不足也更甚于往代然而奇材說客之所  
 聚游幄籌俎勝之所漸被兼以擊筑學劍發其慷  
 慨悲歌之氣以故士生多長材大器即逢掖或喜  
 談甲冑而甲冑諸士真不翅周家中林矧主上拊

歸軒書文志

卷之第三十八

序

解思人寧止揖怒以風而諸士抱鳴轂之恥豈無  
 奮臂而應者夫士即射洞札騎如船其敵幾何又  
 即畫成陣語射覆其所方畧幾何然上舍騎射文  
 墨無以校士而士即盡騎射文墨尚不足以當上  
 若夫拾遺潘狎于作好一旦投鷹揚之會而驕語  
 乘伍安在為燕趙慷慨士也周家中林之士至可  
 為腹心而今或局促于文吏倅不敢出一語無亦  
 曰是方以文墨弄我肘印于掌股者無爵祿孰與  
 身親文士之筆鋒孰與百萬之鉅予士不致身外  
 之爵祿詎其致爵祿中之身我又安得借若曹于  
 臂指也往舉于司馬者或得士餘輩備一城今且  
 三舉于鄉遂得奉幕府之牒而乘障此亦諸士効  
 用時已予嘗怪天下當無事輒賤簡韎幹及一旦  
 有事則索之若不及士當上賤簡既苦于見輕乃  
 上索而用之又若不能盡為重故士苦于上之輕  
 士而上亦苦于士之自輕夫士不自輕非如近者  
 驚然無所持而酌酒馮坐為豪也士起行間饒用  
 屬故氣力用之結內者爵彌重身乃彌輕飲其氣  
 力盡用之殺敵者身彌輕品乃彌重兵家明輕重  
 務使也輕馬輕車輕人輕戰也人輕戰然人知高調  
 乃能輕戰士能重身乃能輕身然氣不定何能不  
 搖于世而身輕矣氣不定搖于身而身又輕矣故  
 曰百萬之眾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夫士生如  
 礪慷慨之氣所自饒也要在能養養氣者謀不以  
 言窮言不以兵窮兵不以財窮視其身為國家所  
 托重而不自矜若擊惰其怯私鬪若銳卒勿攻其離中  
 羶若彈兵勿食故忿可侮廉可辱必先可殺必生  
 可魯而氣定者生死不加于身而况身外之爵名  
 乎兵法語稱生勝有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願諸士之自勝也以鎰稱無以銖稱乃  
 諸士所為重其身以為國重尚其當干城腹心無  
 徒使傾天下之物力事燕而燕曾不能出一士以  
 佐天下也  
 諸士重矣

孫承宗鄭思成悅偃齋文集序

士有抱而嘆逆世

有抱而嘆逆世不得行也者夫士乘遭遘期一盡  
 胸中之奇而頽叩人世以何問此寇綏也則能有



不必盡蓋恢然處虛者銷龍淵為鈍而託曰世不用耳夫世不乏賢者何至錄其身而逆天下之不用誠吾之才有當于天下則瞋目聲利者不必行也而澹心聲利者不必不行也得一不必不行者則于世不必無選而要無選于世之賢者矣誠無選于世之賢者則于世亦何必不選遂州鄭思成弱冠登朝蔚為名世何南何北何內何外世嘗若不盡其能而思成未嘗不盡其能生平意所得當一抒發其中所欲為即謫落樂也其意所不當得而免糜跼踏博一官不樂也以故通籍三十年行不必不選而能必行其志其所為序記誌傳諸啓牘雜著博大沉雄言必當世之疾而予之石其于國家之大機生人之閱紀無不娓娓提其要至模寫回喬詭譎之狀則若借上方劍于管觚而鳥雀逐之也其顯次幽人志士高賢大良之穆行則又若造膝式廬而膠漆投之也行所欲行故言所欲言而居平之致無溢喜如寒素然居敬之致無牢騷如平居然夫道迂而漫畔不可循者嘽也幅狹而抗羈不可騁者促也其辭嘽者意得而僑也其辭促者意喪而獲也思成無一有而獨以數十年之蘊藉持其毅然不阿之氣自撫自范其不襲古人之語也若其不附今人之行也即所自疏王上曰烈氣不減捐也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予觀意下隨人春秋襲且于之役誠恥之耳夫人恥附文恥襲附者傍要人而不敢孤立一意修行者尚謹之襲者接往跡而不敢妄措一武乃修辭者甘心焉豈江山之奇麗不供我攬結古今人物之殊絕不供我驅駕將吾之才情不可以攬結江山之勝而擷其秀驅駕古今人物之長而握其靈亦何至容頭過身拾遺潘以自娛也易之責不言不文乎于趾曰義于須曰與上與也蓋趾之動由我須之動隨人由我者變化在握而交錯于剛柔以成義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嗚呼持變化之道者可以義可以文當不至寬襲于附令有抱而不得盡也蓋予聞思成之先額堂曰白賁夫舍車而徒義能為白矣

孫承宗王鑑心都尉疏草序  
嘗讀天保諸什悉臣無已因念臣子與君父同休戚惟自待不薄乃能以忠愛厚君父蓋自待不薄者視其身得于君父

同休戚則其身為君父之身其于君父之休戚得不引為休戚而又寧得致身于君父之休戚任織兒撞家居而亦唯亦諾曾不一言故厚其身者知君父不知富貴厚其君父者知忠愛不知其身而

又安知身外之富貴祖宗朝貴戚如廣平富陽以功鎮北平兼府事又或歷掌兩都督府又或相次懸平羌印鎮甘肅又或歷掌兩都督府又或參行省政應制直廬督學政蓋豪傑輩出文武惟用諸公亦得奉君父以罄無不宜乃其後沿惟掌宗政領侍衛將士不盡責以它事更不盡責以言時以不任之言言不狂之事則競為駭笑曰言者不言而不言者言嗟乎惟言者不言即言亦不肯盡乃不言者言耳人間嫺姪尚相匡維而况列五等餐千石連光雲日豈其顧景金貂而曾不念少醜租稅又况佩七葉之冠族服十年之義訓其待身不薄而安忍視君父闕失若自為休戚不相關也者今讀鑑心諸疏草盡眾所不言若言不肯盡也遂盡言之中間事繫宮幃藩邸俱天下大務其請東朝代諸大禮雅欲重元良釋中外猜疑至從賜書摘二十六臣之議若持方藥

為救時良藥迨神皇帝怒御史遂妮妮悉情事必懇必盡期于補彌君父闕失蓋天保之什日俾爾單厚賢者厚其身以厚君父其心類如此及起謫居適東方以廷議當治兵事高議出固已紬羣策而雄材大畧要在以九萬固寓恢疆獨羣紛未諳典制事遂寢不行當是時予方謬參政事頗欲佐先帝挈綱要尚猶從都尉之言而親見先帝憂危遂冒昧東行既不能如韓公之有說以靖內紛而又不能寒敵膽假令朝廷信攬權任相之宜則上公不嗣而公得以十萬橫行憂勁敵哉乃知挈尺幅議登任未盡豪傑也歷三朝恭逢千古明聖瑩精上理其精核萬宇固已攬權任斷一旦推豪畧竟十萬之議公其一醅此言矣

孫承宗家乘序

予以先少師晚子今遂得長族姓

子孫自予而下三世以後其後予又懼不願以我為祖父也凡我子姓得無懼乎予少讀詩至棠棣咏兄弟先妻子而孔子繼之曰父母順予以為父母念其子故兄弟翁乃父母順然世人兄弟不和

多起于私妻子故詩人先好合妻子而後言翁兄弟予觀世人當稍長未有妻子兄弟相得甚驩及一有妻再有子遂有間言而隙且開遂不翅如路人凡我子姓倘共念我子以體父母念其子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先少師遵先訓以訓我兄弟唯日樸實清廉日無欲害人日精神休使盡而嘗以無欲害人為要嗚呼凡人清廉乃不好貨財乃不私妻子乃和兄弟乃順父母夫無欲害人而室家妻孥間可思也平天下大道先少師殆以數言該之凡我子姓尚其共為遵守無令致我祖先不以為子孫將世世子孫以我為祖先予特以此書之世系冊端告我子孫以仰紹我祖先

孫承宗錢梅谷高陽事宜冊序

世謂于室之邑必有于鍾之藏乃予

邑何罄如也家之藏雖曾不供輿阜而歲不三黼則粟一鉅而泉幾伯至比戶無以奉耕耘兼以應聲之征雜出境內外遂使大猾豪奪細氓鎖尾蓋聽其自生而不可得冊中所謂察困踣之形想賸削之狀豈其食土之毛而敢願動也獨是微靈二三大夫得仰梅谷錢明府以畢力于邑遂從無摩中悉利弊若干條上之得報可不佞從邑父老且授之梓夫豈其効世人翹翹圖畫變眩人耳目也引鋸而量用者不爽于計按矩而索觚者不虧其樸予邑豈得久借明府而後有繼明府者則冊中之利弊固下所慈君戴之而上所快屬予之者也其終宜之不可更願師其事其時或不宜而可更願師其意倘其少不釋于前人乎其將執冊而動焉未可知也故為刻事宜冊

鹿善繼孝友堂讌語序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構以觴客客就諸大夫表間之文而名之也堂歲集勝友不啻如雲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長

崇我欠相我次鍾元次思皇今嗣崇我者鍾元之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益幼子失恃而徐嫂願為之母也長兄長嫂春秋方盛不難於嗣而汲汲此舉者則猶子即為吾兒之愛可知也徐嫂即旦暮生子而後日不減今日之愛又嗣鍾元得獨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皇于兄若

弟若姪三處繫情一朝釋然所稱一事而眾美具也吾輩忝列親知誼均休戚聞茲盛事攜酒登堂不醉不止非盡關主人能醉客也是堂不敵富室之一屢而游於斯者若宇宙讓寬也所陳不敵富室之半餐而醉於斯者若宇宙讓豐也惟孝友于兄弟動物於無言客且誤以為自能求醉非關主人也余嘗盱衡世故而以不解飲之人亦不能不醉于君家者蓋比肩接踵得一士猶且難之而一堂之為士者乃四也墓側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鍾元君苦節凌霜昆仲嘉與共為固窮則弟有志而兄所成也即今之立嗣兄為弟耶弟為兄耶總之互相為而非各自為也天下事相為則治自為則亂而相為自為莫不始於家庭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故四君懿美未易更僕即立嗣一端亦見全體而吾輩不能不以是日盡醉於斯堂也眾賓皆醉掀髯大噱曰孝友堂可為醉心亭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因彷彿醉翁亭體口占為文者太樸楊君也援筆受辭而為詮次者涇涇居士也

方義壯重刊靜修劉先生文集序

予束髮時究觀

容城劉先生義高不仕心竊慕之以為魯兩生晉

五柳其人也而無繇一至其鄉寄吊古之思萬曆

歲丁亥予更領先生邑事剪蕪先生祠下問於邑

中諸老僉謂予言先生曾家邑之溝市村今嗣裔

族氏久湮沒惟是立墓幸在文皇帝所賜祠額祭

豆自陰少叅脩葺之後日漸圯且廢矣日嗟乎劉

先生何淪落至此哉越數月於府城購獲先生丁

亥集并遺文數卷然字句訛舛至不可讀於是為

請於郡伯昆陵顧公許重梓焉無何顧公奉命治

兵山關而太原李公至郡予復請如初遂命諸生

孫重捷王衍祥侯進之分訂類校共得詩文凡若

千卷方義壯曰天地之氣宋元之際極矣以吳臨

川許平仲之賢而猶然甘心之也先生謝春宮之

命辭集賢之拜復作詩以自見曰區區此世真何

臺教授落平生只寸心蓋有味乎其言之矣隱居三

家有藏誦者此其羽翼經傳之功足等吳許而出

處之正祖兩生不赴綿叢五柳率老柴桑疊山謝

氏後先生一人而已渡江之賦謂先生少年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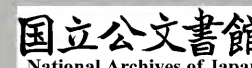
遜言之意非耶今容新二邑博士弟子多遠於易

名卿節士往往由學易起家溝市歲苦河患先生  
 丘墓近之屹然砥柱如故嗟乎先生文章淑人心  
 節義叅造化斯亦足以類推也夫子生也晚無能  
 窺先生與肯領牧踰年景先生文烈而慶文獻之  
 在茲也梓人告成事敢僭序末簡庸識歲月仰荅  
 顧公李公先後委勤大都云萬曆十六年戊子冬  
 十二月既望進賢  
 後學方義壯撰

邵寶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靜修先生容城劉公  
 文集若干卷川浙舊

有刻歲久鮮傳有志誦讀者蓋深病之戶部主事  
 李君時雍公邑人也近得善本於九江捐俸重刊  
 歸公書院以惠學者比會寶於濂溪新祠具語其  
 故且屬為序寶為諸生時嘗觀是集繼讀公傳而  
 詳考其世蓋自宋伊閩諸君子後以學稱者未能  
 或先公也初公作希聖解其志已畧見之及夫聞  
 風妙契能自得師而大精正貫之評出焉其識與  
 力庶幾副乎其志雖年未及艾其造於道者深矣  
 不然何其出處進退貞而且裕一至是哉論者擬  
 公兩生四皓世以為名言然兩生責漢以德四皓  
 責漢以禮而不謂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蓋大  
 異於漢公產其地如碩果在剝渺焉獨存再徵再  
 孫而自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尚  
 奚以他求為哉雖然伯夷之不臣周也愛斯義焉  
 爾也是以有登山之歌仲連之不帝秦也愛斯名  
 焉爾也是以有蹈海之誓公負名義之重而力莫  
 能與山登海蹈未盡其憤顧乃敢為危行而不敢  
 為危言嗚呼秦人非周也元人又非秦也甚矣世  
 之為變於是益可痛矣而裕以成貞非濂於道者  
 其孰能之由是觀之則天下後世固有不假言而  
 知公者况其言尤可傳也哉公之書有四書精義  
 及是集集凡若干篇具諸體裁詞意所到壁立萬  
 仞而洞視千古蓋不勝其壯也此其言之可傳實  
 與行稱而孰謂其終於孫哉公沒之後歷勝國至  
 我皇明二百年間建請從祀孔廟者無慮數十最  
 後教諭李仲高之尤力此固天下後世之公論也  
 孟子謂尚論古人必自詩書始是集之鮮傳也其  
 何怪夫遺恨於學者哉李君文雅介直無愧公鄉  
 宜其汲汲於於是君又欲求所謂精義者并刻以傳  
 且申從祀之請其意可謂勤矣吾尤望其成因并



書

崔銑靜修文集序

伯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外管

子辭元人之召夫三子者篤念故國力扶名教豈

日山樓谷汲尚冲樂退而已哉劉子則又研精聖

典發揮大道聲之為詩綴之成章雄渾明切不蹈

陳言其詞如西山之歌其誼祖春秋之旨予每撫

卷太息恨無知者茲應召過雄瞻望靜脩之里如

起諸九原為之執鞭欣如也旅次畧撰數言門人

劉格適倅茲邦託之梓于篇首

皇甫汭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 隆慶戊辰乃皇上

履元朝會之始也內而畿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

之吏咸以職入覲太宰綜核功攸辨論官材以上

於天子賢不肖既判殿最有差而黜陟行焉是旦

也衣冠玉帛之華旌旄鐘鼓之設臚傳雞唱之儀

解辯削衽之寶歡呼拜舞於文陛赤墀者濟濟踰

會方古特盛亦臣子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時晉

美吳其躋於至德之世人人負達節之槩乎大夫  
士乃更起舉觴酌侯而祝之父老遮道稽首侯麾  
之乃得行司勳氏  
退而書其言為贈

蔡國熙郡伯趙友石憲學河南序

自孔顏逝而聖人之學不明漢

以訓詁唐以辭章其高者激昂於節義馳騁於功  
名而於聖賢身心性命之學味焉弗講至宋興濂  
溪周先生倡主靜無欲之旨直接千載不傳之緒  
河南程子又從而光大之識仁定性之說而孔顏  
之學燦然復明於世自後講說愈詳指歸各異紛  
紜於理氣知行動靜存養之辨各執其見互相結  
駁其說枝蔓靡有統宗後之學者茫然無所適從  
人言理學至宋儒而大明余謂至宋儒而明亦至  
宋儒而晦也我朝理學倡自河津其學以復性為  
本以力行為功醇乎其醇無疵可議江門發致虛  
之旨紹興揭致知之教學者翕然宗之亦斯近之  
光也然河津之學傳之者少百有一二希踪者矯  
強矜持於行誼之修祇得其藩籬而未窺其堂奧  
學陳王之學者耽虛無寂靜之歸而踈淪物感通

之實已非二先生之意又或以意興為自然之體  
 執情識為本然之知任其所發而不知檢蕩然於  
 規矩之外而猶自以為性真其失益遠此不善學  
 者之多矣大較不越二端宗文清而失者重外而內  
 未徹宗陳王而失者重內而外或踈內外異見真  
 機日熄要皆不免於有我之私也本性公虛無內  
 無外無人無我未悟性體種種行持種種見解終  
 屬有我行持愈固見解愈融而有我之私日益甚  
 夫學術所以經世也學未忘我則施之天下者必  
 有喜名好高張皇凌厲之病非所以宣天地之生  
 機而養元元之命脉也况於不學無術者哉嘗念  
 吾人自受形以來氣日用事性幾日隱豈無發見  
 之端不勝已私之障秋冬之剝落不盡則陽春之  
 發育不光非豪傑之士抗志千古而直欲上下同  
 流者固未能脫然於舊習之外而精研乎孔門求  
 仁之學也

趙南星廣平郡伯南二太入朝序

余觀尚書所載

以五載巡狩而其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  
 三考則黜陟未行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駱驛  
 道路無寧歲車馬人徒之費民何以堪意者洪荒  
 初闢風俗儉樸且聖人在上位皆仁賢視民如子  
 坐則勞心動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  
 以供億省而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  
 代皆有巡狩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罷漢稱有道  
 而不巡狩亦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  
 異時有不可行者哉我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  
 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  
 三年一入朝禱齋振海之域莫不赴北闕以其治  
 狀聽黜陟不啻密矣謂宜天下又安軼漢追虞  
 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甚一日不可  
 支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之親民者無  
 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之所嚮眾皆  
 騖馳而響臻而下之才幹操履未有能逃其視聽  
 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下治矣以余  
 觀於今之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南公秦之世  
 家也秀穎不倫嫻於文學而習於政事其生而皆



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融之以和平  
 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以罔不戰戰於法度  
 而遂遂於文理其不然者焉輒見繩而無所容何  
 則南公秩俸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虛無物以繫  
 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臧臧否否主爵  
 者可以無庸於旁訊故典郡者皆南公天下治矣  
 夫入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  
 百姓率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罰鍰益多  
 征歛益急日將以為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  
 為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生之  
 抗敝實繇之矣吾聞南公之入朝也奉書之外都  
 無長物無以為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  
 行司理周公徵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辨相知心  
 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薰灼之勢近在比鄰  
 而自流於蕭閒澹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千霄直上  
 不與葛藟女蘿相膠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  
 之也當事者有意乎澄吏治  
 厚民生也則首陟南公哉

趙南星廣文胡清宇令介休序

胡先生為廣文部

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  
 為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  
 俾幸無罪予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  
 所謂汪汪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  
 令何有胡先生固請曰願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  
 而書諸座右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為善如此哉  
 夫長民之道非有秘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  
 反反於善則為惡反於惡則為善故賈山之論治  
 道借秦為喻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  
 余與先生之所親見不有囂稱佞詞瞬息變幻以  
 百姓為可馮者乎不有周顧民之肥瘠而股其膏  
 脂恒若不足者乎不有視民如讐而淫刑以殘者  
 乎不有戴威滿頭侮者舊凌備署而自雄者乎不  
 有聽訟無曲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  
 賈而殺其直名為官價者乎又不有都與直者  
 乎若而人者何可以為民父母也龔黃卓魯以不  
 為此故成龔黃卓魯豈有他術者乎夫知人之善  
 而吾休讚之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  
 之則知吾之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而已天  
 人神亦一也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禍福

矣古今亦一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  
 不朽矣胡先生儻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  
 先生之明戒下車則首為誓不用官價矣余曰充  
 此念也即天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夫民未  
 所論者道也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  
 必生而悍也無亦民以其俗之美自為累乃激而  
 悍乎胡先生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為累也曰急於  
 公賦而不敢逋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徵  
 之愈急麥未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  
 矣貧民稱貸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困非  
 獨此也又權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羨帝官府而鬼  
 隸亦悍不敢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  
 有不問其犯之輕重耳樂痛呼而目喜濺血僵尸  
 於前快不為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為累  
 耶夫治民之道以仁為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  
 知之民也仁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  
 也民吾之赤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賢首之讐也孰  
 能寬誠愛民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隣里  
 皆怨之有君若此而忍犯之乎如是而悍俗可漸  
 革也胡先生曰善請問盜柰何曰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  
 之多盜久矣其為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  
 告之於官固可以徵訪而知也既真既悉乃與之  
 更始怙終不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  
 至之盜柰何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存乎人  
 之精神力量耳有愛民之真心而精神力量自出  
 明於道而術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吏而已矣君  
 子不取也胡先生曰善曰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  
 懋中撫晉以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為府懋中撫  
 晉八年功德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  
 咏自娛聞晉中為立生祠此所謂為善而不朽者  
 也居官者不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  
 過雖然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  
 韓君及諸生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為具述其語如  
 此

劉理順邑侯申素園考績序

聞廉明慈惠吏之本

通頌神君咸能聲施不朽以光史牒乃傳循吏者  
 又有問民疾苦捍患禦災免鋒鏑而撫瘡痍者何

則廉明慈惠之實出而與百姓共安危耳我申侯  
 之令儀封也善治種種頌聲洋溢雍丘不腆前侯  
 以輯瑞行民難其代邀有天幸重令侯兼攝甫下  
 車而宛然甫受事而井然甫接士大夫而藹然時  
 不佞輩將上公車前侯已修賓興之典侯至更為  
 舉焉作新雅意若於不佞有偏嗜而不佞竊心嚮  
 往之時私祝日安得即真為我杞宏鞠育而壯金  
 湯乎會寇氛日熾免觀之例報可侯暫還儀封而  
 感浹旬之如三月者延跂益殷殷已明年夏前侯  
 奉考選之徵而上果以侯賜杞天高地厚實獲我  
 私論而後喜可知也噫嘻杞非無事之國也諸不  
 具論即漕米之相仍而隱累也莫必其命者非一  
 朝矣侯按簿籍稽戶產而輕重布之民釋重困戴  
 侯之賜斯時也秦寇已啓關而南地方惴惴動色  
 相戒侯修備甚具繕垣浚濠儲餼置械募義講武  
 鼓勇作忠一旦寇至如風雨侯偕士紳登埤列炬  
 却其百計環攻而更疊應之賊雖怒終無如杞何  
 彈丸獨立協守無兵僅用杞之紳士黎民當數萬  
 誓必下杞之賊以保全杞非侯教備素豫而能若  
 是乎既自賊勢蔓延所至焚戮墮名城殘吏命重

乃屬紳士父老而告之日筐篋而僥倖萬一息肩  
 而付之罔聞非所以善謀也築斯城鑿斯池與民  
 相守政之大經於是捐貲以倡易城之士者而石  
 四民鼓舞不日成之屹然為大梁以東保障拒賊  
 之功在一時成城之功在百世侯且與杞俱無窮  
 矣若夫潔體澄衷纖塵不滓晰機明照百慮罔滯  
 甘棠垂兩邑之麻霖洒千家之潤所謂善政種  
 種則治杞無以異於治儀封者美不可勝舉也令  
 三載考績列拜褒恩上加意封疆於賊所經過之  
 地各有嚴旨不易予侯蒙上考勉恩如故其歷歷  
 治杞之實政洵有以格至尊以揚休命也夫曩侯  
 蒞杞以值不佞忝第為慶不佞亦曰薄德不足生  
 杞色正喜得侯耳侯今造福於杞者果如此其遠  
 且鉅也如不佞者何益於杞哉國家清華之選取  
 精周涉已成一代令典矣邇者金甌兼十內外侯  
 經濟文章俱堪名世僅於儀杞稍露一斑異日宰  
 天下當如此邑天祿石渠之席方虛以待不佞亦  
 且藉手更練以文經生之陋其所以光台鼎而施  
 及杞者無量區區與密卓茂魯中牟戴西華傳循

吏於吾梁也不足言矣敬直書以為侯賀

王家瑞廣平唐人詩集序

夫有唐一代以詩取士其間赫然著稱如王楊

盧駱李杜元白諸人傳誦至今彰彰於世矣當時家習其學人挾其技不啻甚眾迄今自紀事英華外所傳蓋亦鮮焉即此數百人中尚有識其名而珠其籍得其名籍而遺其行事名籍行事俱在而著作寥寥然多所散逸者外是之泯漠絕聞又不知幾千萬矣追思遐矚真可長嘆或緣累葉相傳不得孝子百世之後誰作忠臣况經五季之亂南渡之阨中原士族家世板蕩且不可紀何有於典籍哉而况章句詩歌乎嘗欲廣搜博採作唐代詩人通考蹉跎歲月尚未如志於是即吾郡廣平唐詩之可稽者蓋九人焉彙其篇章僭為傳讚輯錄以傳夫高衛尉偁三宴之集劉刺史預九老之會一時盛事千載美談一二吟咏不可遺也司空文明張承吉張象文百家詩中俱有其集然佚忘過多散見疊出於是收總集之其未盡者尚有俟也張子初原集不存止得其賦三詩最為可惜劉子才或者即其後乎而皮襲美為作墓碑謂不知何許人似未詳考矣舊集十卷今亦不傳僅就所得彙若干首不啻十之一二也此亦就今之廣平九邑之屬而紀之若武城崔氏南和宋氏舊屬郡境而今皆別據亦姑置之不以附會從時制也又九集括以總目而各不相聯俟後有得當續編入夫廣平在燕南魏北正當趙都古今以來照耀宇內豈無道德勲庸足以名世而區區取此詩學以為重乎又漢晉以前宋元以後豈無制作文章足以美傳而區區取此唐人以藉光乎蓋賢哲通載於史冊而咏歌莫盛於李唐職此故也大抵英物難以消沉精光不可磨滅誦篇什之朗然景丰標之曄如爰加集次用付梓人聊以志吾郡文獻之一端云爾

方逢年帝京景物略序

燕不可無書而難為書本朝之制敦尚節儉非有漢

唐宮室之廣麗別館離苑跨山彌谷以數百千計也非有原廟之幸汾陰之祠閣道周流長途中宿

若九成華清之避暑也非有長揚較衛周陝禽獸  
 昆明曲江之水嬉也地可墾闢九遠之外以贍農  
 萃岷隸其可覽觀則擊壤之叟祝釐之倫相與夷  
 嶮而堙谷列植招提靈囿仙臺遠近落離于是都  
 人士遊焉觴焉咏焉曰燕難為書燕不可無書也  
 陳留之志風俗也襄陽之志耆舊也會稽之志典  
 錄也岳陽之志風土也雒中之志伽藍也華陽之  
 志人物也志焉爾余門人劉生侗之志燕異是其  
 言文其旨隱其取類廣以僻其篇幅無苟畔其刻  
 畫也景若里之新豐雞犬可識也物若偃師之偶  
 歌舞調笑人可與娛可與怒也粵古作者未有是  
 矣爰有于子奕正采厥事周子損采厥詩以佐劉  
 生之筆華墨瀋蓋周諮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  
 經年而成書曰帝京景物略劉生以質于余而後  
 乃行之余得讀是書其詳矣略言之者何以余所  
 聞于燕醫無閭之山昭余所之數崆峒之上廣成  
 子之石室存焉西山之大小翻王次仲之所落其  
 翼也息壤之涌金馬門張世傑之生范陽邨謝於  
 得之餓憫忠寺與會所不  
 至斯不及焉曰略也諒哉

劉侗帝京景物略序

都應垣也燕之應極垣有三  
 焉極一而已矣日東出躔十

有二極北居指十有二以柄天下之魁杓天險設  
 於坎地勢厚於坤阜建而人民會歸於極有進矣  
 帝北宅南嚮威燹福夏玉食航焉蓋由西北之勁  
 制東南之饒亦用東南之饒制西北之勁饒勁各  
 馭勢長在我若欲饒其所勁一其所饒則不識先  
 皇之遠筭矣又進矣燕雲割而中華蹙嶺可界也  
 界之河可界也界之江可界也界之豈無遠猷川  
 遼阻修科墮從枝弓撓於鯨爾中宅天下不若虎  
 眠天下虎眠天下不若孳天下為瓶而身抵其口  
 維不如關關不如薊守維以天下守關以關守天  
 下必以薊文皇帝得天子自守邊之略於厥初封  
 都燕陵燕前萬世未破斯荒後萬世無窮斯利捶  
 勒九邊橐籥四海豈偶哉三百年來率土臣民罔  
 不輻輳紅塵白日無有閔人目指所及風高沙飛  
 上剛木險幽巖勝蹟非所經心輒有小警而懷都  
 意輕夫夫都燕天人所共發也陰陽異特睠顧維  
 宅吾知之以天流泉廡原士烝民止吾知之以八  
 此帝景景物略所為著也攷中原之山勢江北主

江南賓古聖先王篤生必於江北江北之山歸結  
 泗鳳蒂從山後與區莫過之本屆未異者山也本  
 異末同者水也天下之木東趨滄海滄海所涯號  
 稱天津故山水之攸結莫并我帝京者也於焉神  
 人萃物爽馮成周古文漢代瑞像脛翼謂何氣先  
 符應他若潭雲塔影龍螺洞光木石幻氣精熙游  
 盛今古雖留更僕未可悉數已侗北學而燕游者  
 五年侗之爻于奕正燕人也二十年燕山木閣各  
 不敢私所見聞彰厥高深用告同軌奕正職蒐討  
 侗職擢辭事有不典不經侗不敢筆辭有不達奕  
 正未嘗輒許也所未經過者分往而必實之出門  
 各嚮歸相報也所采古今詩歌以雅以南以頌舍  
 是無取焉侗之友周損職之三人揮汗屬艸  
 研冰而成書其卷八其目百百三十有奇

李國楷擬合刻文心雕龍詩品敘

蓋聞苞符祕密  
 藉義繩以發矇

玄素奇葩傳倉畫而授簡故摛墳朔典文紀昭垂  
 南風卿雲詩源全涌渾噩雖遠洋纒猶存獨樹者  
 舉其孤芳兼通者標其雙美有能表章遺帙寤寐  
 昔賢或收斷檢之餘吹噓煨燼或涉分條之派摠

邈漢魏浸尋餘波洄瀾注於梁代劉舍人潛握銀  
 管扶輿交於剔毛鍾叅軍獨秉金科酌權衡於累  
 黍故能博綜道器洗發淵微謂文自心生非無根  
 之絢藻詩緣品鑄如定價之珪章苟飾詭尚浮先  
 苛之典刑徒墜泊風頽響細建安之骨力何存於  
 是克殫厥心抽揚衆品宗經徵聖窺在昔之精神  
 通變鎔裁解詞人之苑結窮情寫物警策者躋之  
 上乘指事造形平鈍者推之下駟固已嘔心肝於  
 竹素建旗鼓於坵壇矣然欲顛兩長更煩兼列譬  
 錄鏗並奏合收聲樂之全球璧交輝縱覽山澤之  
 富庶羽陵蠹簡獲普汜於人間西巖鴻編不韜伏  
 於天府爰副梨棗傳之通都良工苦心可得而見  
 道惟鼓吹風雅則富豔而非為縹絮意在折衷情  
 文故審確而無嫌擬議抽黃對白如綿繡之杼心  
 刻羽引商若笙簧之觸手蓋一代之著作有畸尚  
 焉謂六朝無文章非通論焉學者誠知物受雕而  
 成器不涉於騷奭之汪洋辭程品而見工無取乎  
 許桓之平典天情開朗逸思瞻華既矩矱於典謨  
 亦規隨於雅頌則二書者實勃解之津筏而燕越

之莊達矣或曰彥和雕琢性情乖玉振金聲之旨  
 知術拔萃非樹德建言之摹仲偉屈孟德於下曹  
 刻核泰甚置休文於中第宿憾追修是明月之珠  
 厚索其類夏后之璜簡摘其考烏足以損連城之  
 價而遏照乘之光哉嗟夫寸心千古不憂賞鑒之  
 難高山大川應借名家之重僭申言於端策俟丙  
 昭於操觚靈性不  
 述古人非遠

劉廷諫潞國人文序

先是吳濡須高華州之守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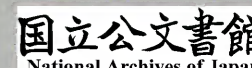
倫于社與試之外以託其業一時耳目易向彬彬  
 多令譽其後守與士漸隔漸疎疎之極至不談文  
 字夫士而不以文見也士則何別之有且不但無  
 以別士也而士亦無以士見焉少年一往之氣勢  
 不能不獨有所鍾苟不在文何所不至鄙情贅行  
 援而止之而止矣今大夫永豐俞簪簋氏有憂焉  
 毅然更始月課而殿最之者三而更爲之盟曰無  
 曠無玩無作輟以寒爾暴一日有持牘而讀者大  
 夫曰素昧生平茲何爲曰某士也大夫曰上也而  
 文盟不與乎哉謝不聽蓋自是而遠邇通鳴勇爭先  
 濯以相若于訓惟恐其不與也夫空言以維世道  
 卽孔子不能爲木鐸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蓋亦有借焉師之帥之激之揚之  
 而士之趨乃下而文之盟乃堅上與下非此無以  
 遇明以闢其網羅賢俊之路而陰以用其筴筭不  
 肖之術豈非厲世摩鈍之善物哉還思三年來薰  
 猶以分譽髦吐氣青青子矜舉若或相戒焉而有  
 恥心故曰士以文見所以別士亦所以治士也今  
 其文具在大夫之苦心亦具在後有繼者無務曰  
 濡須華州而後至永豐而絕響也則通之幸也夫  
 錢謙益孫孝廉取節錄序  
 取節錄六卷二十五科  
 容城孫奇逢字啓泰之  
 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一行孝子烈婦  
 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甚  
 矣啓泰之長於取節也啓泰生于北方與定興鹿  
 太常伯順偕游於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  
 所遣刺事者劾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  
 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慙于公伯  
 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請入朝觀欲有所建白

羣小訴于奄謂公將興晉陽之甲伯順為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僉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儼從間行畫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為之囊橐燕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捃摭橐餽或奔走刺探鳥舉鳥集若漢之期門左嘗督學三輔太公設匭立表於門日釀錢救左提學者輸此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江村之地舉旛旗而擊磬鼓不畏奄知奄亦竟弗知也余以枚卜被訐伯順言於蒲州當為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伯順誓不復覓蒲州伯順守定興抗節死難余被逮過白溝果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侯公於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趣殺之啓泰果中輩借貸釀五十金詒余且曰社稷有靈必不為左魏之續公母恐也茗上茅止生屨急難客啓泰署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徵辟危坐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為崆峒其下曰幽都古稱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奄之時乾兒義係錯列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泰輩繼義生風魯衛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蓋僅有存者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於勃碣吾師與諸人其亦斯世之勃碣也歟世衰道微廉耻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楊焉之治河也患底柱而鑄之忠臣義士其為底柱也亦大矣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鑄之鑄之亦如底柱之沒水中不能去而世之為楊焉者未已啓泰之為此錄也其將以是為砥柱乎抑亦致戒於患而鑄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泰之有而似之也為序之如此

范士楫范陽識畧序

子長氏稱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

以知勃碣為震旦全氣之滙即堪輿家所謂盡龍者也與朱元晦冀州為天下第一好風水其說暗符迨幽都建都而子長元晦之言乃驗以知轂下數百里內外其肅將天道無他隅比天之道不能春而勿秋故太史公皆掌天官恐有災祥人有善惡皆太史職姬公謚法與孔子春秋實相表裏謚





皆美則法荒春秋皆褒則義隱况郡邑之史止於彰嫩滔滔皆是予懼其奸古誼益今調然而居今反古亦學始悟有明二百八十禩邑榮闕如將非珥毫者殊亦億億卻顧於問耶先是先大父牧許欲以拙齋志付殺青未果每形寤嘆萬曆辛亥胡西華開局乾嶽鹿公暨先繕部皆預成上下册屬草半皆繕部上册毀丙子其下册順治戊子假張孟縣復逸之嗟嗟彈丸一志何與乘除迺趙孝義呼翔於前胡張二公勛輯于後歷經諸先輩襃賤山以鼠耳免目承條支鳥也既而深惟不覺拊膺日予臯哉予臯哉憶先君子屬草日子年二十有一從旁窺涯畧有三年先君子令環予侍雲中擬議得半稿置不復省後殉壁魚其失一崇禎庚辰讀禮多暇顧厪厪成材稟轉曉滄桑故無及矣其失二解官來下關論著謂志經張孟縣局修毋庸措懷豈料孟縣問序非人併沉新本然則修書者然書者矣但係順治甲午事嗣是不乏搜示殘草者緣汗漫它書荏苒泊今其失三三失既莫辭壬寅歸里則薛許兩君數數相策佑之仍以十年畜料百琲見投蓋臣之少也尚不如人矧其已老唯是東隅既失誰任桑榆是奚异乎道塵僧臘擲此居諸念之心骨沸熱遂不自揆涉筆十月十六脫稟九月十五得書十卷雖然惡亦做子雲之課方言識也不命志以子陵之報客問畧也不及詳若其包舉歛鼓乎勃碣馮烈以繼周長生之洞曆下幾夫研京練都者則虛左後修予將自牧於拙齋氏

成克鞏重修大名府志序

郡國之有志也所以彰往示來為圖治龜鑑也

誌之貴乎重修也蓋陵谷有變遷時勢有輕重風俗有汗隆不得以一轍概也故考其變遷而封守者知險度其輕重而設官者知宜察其汗隆而司牧者知教即以大名論之沙麓崩于春秋瓠子決於漢代陵谷之變遷視此矣唐分節度而天雄為強藩宋割燕雲而河北為鎖鑰時勢之輕重視此矣朝歌為紂都而靡靡成習韓司空守郡日禮化大行而道不拾遺風俗之汗隆視此矣考鏡得失誠哉非一轍也至於誌宦蹟則仕其地者思賢誌人物則生長其地者思奮誌節孝則婦人女子布

衣間卷之徒皆可以垂不朽不又為世道所重賴

雖我朝定鼎傳檄安撫不大事更張而前此辛巳之災

癸甲之寇禍亦宇內戡亂興治之一會也烏容以

無述况乎宦蹟人物節孝之彰彰在人耳目者乎

失今不紀將懼湮滅司馬遷曰滅功臣世家賢士

也雖然難言之矣按舊誌前百餘年中凡三議纂

修皆荒畧未備後又歷一甲子稍稍續補惟明世

宗三十七年所刻者稱徵信全書蓋其時鹿門茅

公以廣平倅受臺檄任誌事未旬月有部署之命

事遂寢後八年復來秉憲眾謂必可續舉居無何

又謝去迨十餘年後郡別駕潘公力肩纂定之責

而誌乃成夫茅公兩手其書兩官其地而不能告

成即潘公者非天之合其官與地助之以機緣假

之以歲月則亦不得成甚矣紀載之難也迺今則

異是設局延儒網羅而折衷之以期月之功而譜

百餘年來之事缺者補譌者正又何其易昔人之

難而成之速也蓋公中丞金公以從龍名世文武

為憲提衡于上而觀察孔公尼山後裔氣節文章

之彥郡伯周公江東髦俊博物洽聞借二三君子

畱思著述故能相與有成也或謂自古良史無如

遷固遷之未竟不能不補於褚固之未竟不能無

待於昭以今况昔無乃逕庭然設以遷固而當補

王崇簡顏碑彙刻序

予嘗讀歸太僕集知邢之沙

公所撰書心每嚮之而不可得竊疑顏書為世所

重此何泯泯也一日奉使至邢意欲詢其土之長

老而司李蕭公乃持顏碑來始知宋墓去城遠此

碑斷沒久矣宋范公致君摹以記之至明方公豪



始將沒者搜之斷者續之厥功居多未幾又沒於  
 荒烟殘草之間蕭公復從而新之且以始末鐫版  
 行世問序於予以垂永久予坐而嘆曰然乎哉吾  
 固知斯碑之必著於世也二公之在人心久矣而  
 誰能沒之又怪二公之風流遺跡宜不待人而傳  
 乃四百餘年而得范公又三百餘年得方公又百  
 五十年始得蕭公何其難也如謂僻地好事者少  
 然蒞此土者豈盡不文之士耶况二公高節瑋行  
 冠有古今長吏常表前賢之跡以風示後來非獨  
 好事而已也何表章之少耶然不以少而不傳故  
 以見二公之烈惟八九百年始得二三公乃以見  
 二三公之賢是可嘉也昔人以王右君不書樂毅  
 報燕書而書夏侯太初樂毅論每以為恨今以顏  
 公書宋公事蹟譬之右軍而書報燕書此固世外  
 之寶也已安得起古  
 人而共賞之是為序

王崇簡送少傅成相公引疾序

少傅成公之得告

羨其去者有惜其去者其受知于公諸君子相與  
 謀飲予序其意以為贈予辭曰士君子進退之際  
 惟自度於心非人之所得而知予豈能知公之心  
 哉况不文乎辭者再而請者不已姑妄為言之人  
 之美公之去也無乃以生位盛時致身宰輔當明  
 良喜起之時履盛而辭榮合于知止之義乎其為  
 惜之者豈非以公年甫逾艾猷為未竟所謂霖雨  
 鹽梅人方屬望而遽賦歸來歟夫士大夫之去位  
 蓋亦有別矣或才非世用不得於官而引退猶且  
 詡詡干人以崖異矯激之行自矜或年已及形衰  
 志落不顧顛蹶汲汲遑遑日探除拜遷調為世所  
 厭笑而罷此詭偽瑣鄙之所為士君子羞道之若  
 夫榮遇已極功成名遂念過盛之戒而高勇退之  
 風未始非賢揆之國家所以登進賢良望其恪共  
 於位匪躬自勵者何也若人皆以名成身退為賢  
 則朝廷之顯名厚祿適以為人臣之資所為君臣  
 之義何居乎公大臣也恭逢  
 聖天子知遇之殊恩寧敢以知止之念易其在三之  
 節世之所為羨者公固不敢受且公在位寅恭夙  
 夜翼翼勉勉日以不勝任為恐惶不幸而疾作恩  
 賜優閒一旦脫重負以自釋於勞煩暇豫日休神  
 閒體逸不日當以勿藥聞則所謂答蒼生之望者

固可待也亦何所庸其惜即使恬然丘園長保餘榮以厚德元老稱重于世其自為計豈不甚善必非公心之所出也度公之心當偃息之中遐思十年來職任綸扉躋身台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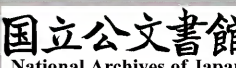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之所以恩被訓迪者不啻淪肌浹髓復荷朝廷恩禮優以調攝必有中夜踧踖徬徨不自安與其速就霍然以矢報鞠躬者矣尚何美與惜之足道哉諸君子其以予言告之或庶幾公之自度於心者乎

王崇簡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孫北海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自予告

歸第閉門養重擁萬卷書搜討古人予時一過之溪堂蘿徑之中几榻蕭然圖書在列未嘗不相對志反復營退谷于西山當松粒春新柿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輒經時月數年如一日也揆述既多以斯志屬予序之予既得卒業而歎曰此非先生閉居自適之作乎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畿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事久遠而不可考其有書有不書不以所不知而失實也昔龍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老云云或稱予於某善故得聞之予于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據其實而書之以傳信昔者先生出宰大邑入為諫官留心人物諮諏中外之間其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與夫前哲流風遺事之在人耳目者皆日屬月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人所載以及章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昆遺裔之所傳說詳論約取俾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貴顯而無稱不以錄有一言一行之可傳即山澤布衣之倫汲汲焉採之而不遺嗚呼時代遷流昔之人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譌易世之後浸已零落有不能知其姓字者况乎是非之隱邪正之微乎記事之書蓋可少乎哉先生之勤勤斯志亦懼其久而失實湮沒而不可復求也其於甲申變寇逼城下守禦之策百僚不得與聞獨二三闈人啗喝要挾遂致君崩國喪此先生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于歛歔太息而三致意者焉予以為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壑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于前世將立一代之史旁羅遺乘取其因人而可以知其事因事而可以論其



世聞見真而鑒戒正者莫善於此矣以之備纂述  
成全史所益固不大哉豈獨為先生閑居論著以  
自適之  
書歟

王崇簡高文端公遺集序

嗚呼予今而序公之遺

於言復有不忍于不言者昔癸未秋冬之際公與  
丁卯同榜之在京師者滄洲戴道默交河孟綱宜  
都下則金伯玉及予定約讀史賦詩月有其程分  
日晤言飲酒為歡酒闌氣盛論古人文章政事撫  
掌大噱無異諸生課藝時時公為編修戴公為都  
諫金公起兵曹予與孟公甫釋褐亡何寇變烟飛  
雲散金孟二公殉於難公及戴公窺伏州里予則  
流離遠方及今每一思之求如舊時之歡晤而不  
可得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泣也尚何忍序公  
之遺文乎雖然其不忍不為公序者公之詩文珠  
光玉潔有識者所共知固不待序于人惟是予與  
公交且三十年追仕興朝復受知於公今公歿又  
且十年矣言念夙昔殆如夢境今得觀其辭章感  
歎留連當為何如即欲不為序之何可得哉公沉  
涵經史波瀾與諸子百家而性情流衍其中觸境  
而形皆其不能不言者殆如宋景濂先生所謂文  
不貴乎能言貴乎不能不言豈若世之勦襲剽竊  
強為立言者所可幾乎媿予闇陋不能發揚其幽  
義微旨然世之有識者讀公斯集或以  
予為知言歟雖然予其忍為公序邪

王崇簡梁仲木遺詩序

嗚呼予何忍論仲木之詩

思其人者予何忍不論其人以論其詩之所本乎  
予昔初婚時仲木來省其姊英穎超舉氣攝于人  
予夫人曰吾弟今十四歲耳善讀書而能為詩已  
數年矣予為之起敬由是論文廢詩造造遜謝不  
及猶記蕭寺酒酣歌呼慷慨擊節凡上器盡碎斯  
其才氣豈直睥睨倫輩乎迨中丞公奄逝哀感幾  
至滅性其弟公狄成進士筮仕中州仲木從百萬戈  
而善病與之偕往叵何寇躡中州仲木從百萬戈  
戟煙燼中瘞弟之妻並覓其幼子女南奔值公狄  
與之流離艱辛挾持備至斯時仲木棄妻孥而不  
顧者餘三年矣甲申之變復偕公狄潛遁江干自  
是公狄食貧於八寶而仲木為湖口求醫之計往

來西楚吳越之間又十數年此詩皆其布囊劍笠  
 飄蕭於荒烟若雨霞棲溪飲之所作也嗟乎以其  
 卓犖之才徒與夫騷人放客之寄無以異予是以  
 不論其詩而論其人論其人而推原其至性伸木  
 蓋孝友人也豈徒豪曠悲歌之流與夫道淪沒俗  
 流失人之誦鵠鵠之篇而不內媿者鮮矣仲木乃  
 能如此推此而為臣必忠為子必孝故本乎至性  
 發為詩歌無不可以動人天下讀其詩而思其人  
 者或以予為知言乎嗚呼仲木當年予  
 夫人之言猶昨日也而墓木已拱矣

王崇簡米友石先生詩序

昔萬曆之季米友石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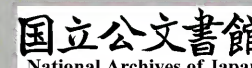
構園於海淀且製燈如其園一時詞人咸以米家  
 園是米家燈米家燈是米家園相為歌咏雖婦人  
 孺子無不知其名者予時甫舞象先生召鄉大夫  
 讌飲以予故人子不棄預侍左右因得觀其燈遊  
 其園及與公子吉士為文字交復得讀先生之詩  
 文間得其書畫以夸耀於人會闈人魏忠賢擅權  
 先生都人也獨不與為緣媚闈者驅除異已先生  
 遂落籍當時直亮之名重天下闈敗先生乃得通

顯然位止於太僕少卿而歿嗚呼先生之不朽豈  
 以位之崇卑哉至于今過海淀所為勺園者殘址  
 荒陂烟橫草蔓則當年之晴軒月榭涼臺燠室也  
 枯塘頽徑蛇盤狸穴則當年之文窓窈窕古槎嗟  
 峩也求其蓮房松岸樓舫相掩映而危梁穹窿於  
 木末者茫不可得惟巍巍一石宛然當年蔭高梧  
 而峙庭前者也徘徊霜淒風緊之際東望土高數  
 尺則先生之墓在焉而吉士之塚復立其旁嗟乎  
 四十年來滄桑生死之變可勝悲哉先生諸孫星  
 岸紫來數以先生遺詩屬為之序予寡陋豈能序  
 先生之詩天下探奇採幽之倫覽茲紹風雅而凌  
 漢魏追琢其章一字一句不欲猶人者吟誦之餘  
 想見其高風即當年之園光燈影亦且彷彿  
 於中則先生之不朽無乃以詩而益顯歟

王崇簡畿輔詩存序

予五六歲時每晨起先大人

先母夫人曰授之間聞先大夫言昔奉使杭州作  
 詩百篇旋失其稿迨先大夫棄予余甫七歲災熒  
 孤孱未知收輯遺文少長先母夫人嘗顧予以先  
 大夫亡詩為念余訪之舊遊長老僅從書扇上得



韜光庵一詩深痛不肖不能廣為搜求既而遭遇  
 寇變萬卷遺詩並皆散軼矣因念吾鄉前輩或有  
 遺詩而不傳或傳而未廣即子孫未必若予之不  
 肖而兵燹焚劫之餘雨散灰飛者諒亦不少表章  
 之責豈不在鄉之後進乎間嘗過李文正公修吾  
 李尚書墓下僅百四五年數十年耳孤墳埋沒  
 於荒烟蔓草之中而後裔衰微零落且不可問况  
 所謂遺文乎於是博為網羅斷自明洪武以至崇  
 禎地不過於畿輔以其近而易稽也自公卿大夫  
 細至矜韋布衣之流或行世之集或子若孫之家  
 乘或得之賓戚之傳聞以及溪山古壁虫牋石刻  
 有一章之善不欲放失積十餘年心記手錄漸成  
 卷帙乃與二三友人互相參定必期詩可以存其  
 人正不必因人而存其詩夫賢人君子建功名於  
 當世豈必皆能為詩而詩之可存者即唐之宋之  
 問輩亦未嘗以人而廢也惟取其原本性情發諸  
 咏嘆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而止不必限以一格  
 如唐之初盛中晚各因其風氣之變皆足以示久  
 遠故不敢執一隅之見以滅沒前人之長更不欲  
 以言不雅馴者為前人之累焉若以明二百七十  
 餘年畿輔之歌咏畧盡於此亦何敢妄測前人哉  
 後之君子有繼子斯意者各篇佳什未必不復出  
 也編成以酒脯告於先大夫之廟所謂百篇者  
 終不可得其能追予之悲哉其能追予之悲哉

王崇簡夢一齋詩序

昔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  
 則能詩歌者宜有其人往代

不具論前明三百年以詩聞於世何不多概見耶  
 無以風尚樸質作者無意人却而後無人以傳正  
 如候虫時鳥鳴霜啼露旋即消冗耶間嘗思搜羅  
 前人遺詩以廣其傳予生也晚前輩流風渺不可  
 按即著聞輦轂如李文正公東陽李尚書三寸其  
 詩頗傳兵燹之餘多不可問至若萬曆之季予所  
 及見其人如太僕米公萬鍾太常呂公邦耀皆名  
 重清流風雅不墜而遺歌餘咏或傳或不傳亦係  
 乎其後之人耳予友張介伯以其先公夢一齋詩  
 草授梓人屬序于予憶昔予在中丞梁公甥館猶  
 及見公樸貌古心嶽然澹遠中丞公間為予言公  
 歎歷中外二十年其材詣所嚮吏與民所共歌且  
 舞暇即閉閣誦讀二十一代之書丹鉛且再如世  
 所稱豪侈佚樂之尚非獨厭薄不為又從而耻之

予時雖少願為執鞭且公與先君子先後治兵關西其當年遺事公尚能言之無何公歿而家徒壁立矣所著有青錢集澹菴賤啓司農案牘而夢一齋詩特其一也夫以公之風軌見之吏業載之傳記皆足名當世而垂永久豈必區區聲詩乃窺公之深哉雖然讀公之詩夷以曠澹以穆與古優柔和平之音正復不遠因之以想見其人則詩之未亡人不益以著乎嗚呼俯仰百年之間如文正尚書或一二傳而子若孫孱弱陵谷變遷其丘壠且埋沒於荒烟野草之中有過其遺墟而不能復辨者况其他名湮滅而書散亡豈非係乎後之人哉公諱國鏡萬曆戊戌進士歷官右布政使

王崇簡米吉士詩序

予與吉士同生於燕予長八

四方同人望京師而至止聞聲相思未有不與吉士相酬唱幾二十年而吉士詩行世者數帙矣甲申變烟飄雲散迨余歸讀其新詩而舊著一無存者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吉士韶齡英穎傳其家學揮毫落紙所謂高山撫具蒼佩華纓有廊廟之容焉既而每內多故歌板蕩述小景傷大東歎歎感憤之音作矣迄于今則悲激樓閣纏綿引抑其亦情之不得已乎我思古人依微以擬議婉約而成章其足以感人者皆情至之言也情之至者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楛或始延而中留或既優而後促皆約旨植義按方合節故敷功歌德享帝格祖體為和平則有類乎賦若夫規風箴勗傷時愷俗孤孽怨思忠臣幽憤則託之比興為多推其意蓋有難以明言假物以喻志耳夫周郊之大夫澤畔之逐士燕卿去國漢妾辭宮寒客衣單孀閨淚盡非唱嘆嘯歌何以展其義而達其情哉猶憶當年家國無恙嘉會徵詞離群寄慨以至山暖春鶯月明秋寺二三朋輩留連吟詠何其盛也今者良朋凋落時異知稀其不能不于詩以舒寫其鬱惋蓋亦情之不得已矣予是以讀而嘆曰思深哉婉而多風曲而有直體

王崇簡申鳧盟詩序

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人之所

存古人之所有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託旨淡微雖三百篇未必皆陟屺盡瘁之言而瞻慕之意



觸類興感無不與忠孝相通孔子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君詩未有不原本忠孝而能達情飾性者也予友申鳧盟蓋淡于詩人之旨者當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止水鳧盟奔竄間關歷徐兗涉江淮哀號南土求所為傳節愍公之事者旋復流離海濱蘆中風號濤聲月苦窈墨悲惻之音若有痛攀髯屬續之不逮者矣既而歸故里捐塵務遇物寄慨托悰懇惻風雨流連無不足以涕淚千古嗚呼其于詩人忠厚之意抑何深也至其諧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在建安大曆之下矣

王崇簡紀仲霽填詞序

余嘗言人非有長劍倚天

語非有閉雪千巖枕流亂壑之致不能作曠語非有投汨木哭窮途之懷抱不能作悲酸語總皆情之所至非可勉強而然者今讀紀子仲霽填詞癡也曠也悲酸也是皆情之所鍾不得不然者也人誠一往情淡大之可以成忠成孝微之亦不負于光景流連吾知仲霽之情淡矣憶昔借奔于荒途斷泊之淵人方攢眉憔悴而仲霽襟期自若時浩歌于山巔時行吟于江畔時于市僧酒肆之間執板而唱傷若無人曾不知有豺虎之色窮窘之憂者豈其無情乎正其所為若癡若曠無可奈何而悲酸之極致也二十年來躬逢盛世自應引宮和徵登歌廟堂而尚為此指物咏懷借絲比竹之語吾知其一往之情聊以為寄爾若以為癡為曠為悲酸豈非覲面而失之者乎

汪琬王文貞公文集序

敬哉王先生不遠三千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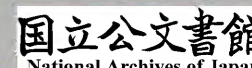
卒業歎曰富矣美矣琬聞之文者貫道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所謂文蓋謂易詩書禮樂也夫豈後世詞賦章句區區儷青妃白之為與孔子既歿漢儒收拾暴秦燼燬之餘修明講習可謂勤矣然而言易者不知天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說言詩者不知王國盛衰之原而溺於四始五際之說言書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而所爭者文王改元周公踐胙之說至於禮樂又往往有其義而不知習其儀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甚則溷以圖識雜以譌偽而

孔子所刪述之文不晦即亂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人之有文所以經緯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於晦且亂則人欲日熾彝倫日斁天地之道將何所託以傳哉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岐而為二韓柳歐陽曾以文鳴周張二程以道鳴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間蓋別義理之絲微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為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儻微文公論說之詳辨晰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不熄向之亂者幾何而不漸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踰數十傳不墜蓋文公之力居多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之者無其人或有其人矣而琬僻處海陬猶未有見焉此所以日夜流連太息不能無望於世之學者也及觀先生所不示其詞質而贍其義簡而明求之文公諸書無所不合於以輔翼傳注而疏通易詩書禮樂之文庶幾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與吾然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殆自孔子以來訖於今如一日無惑也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宛亦嘗好學矣思力期從事於此固不敢自安於不賢而氣昏質惰雖欲勉進賢者之域以求溯孔子之所謂文而終不能逮也故願附名先生文集之末述其所見以求正於先生云

申涵光葭里集序

予年來不自作詩而好讀友人詩多病習懶不耐思索作無嘉

境故不作也既杜門少出海內交游渺如隔世見其詩如相晤對焉南和去予郡七十里而近其人士多慷慨脫落喜文酒聲歌之會如張子于蔭周子茗柯張子西生李子又吉皆與予善彬彬質有其文而茗柯尤喜予譚詩歲率一二過酒酣耳熱視古人如接踵客歲求友渡江金焦北固虎阜蘇臺間詠吸幾徧于是氣益豪詩益日進歸欲授梓命予序而行之予聞南和之北有馭湖焉古大陸澤也週環五六十里皆芙蕖菱芡菰米蝦菜與吳越等每新秋月夜茗柯輒放舟湖心劇飲至醉醉則叩舷悲歌鷗鳥四起歲以為常故其詩空明澎湃得水之致為多今渡大江望震澤浩浩千里胸中文事拍蕩詩欲不進得乎予自乙酉歸後不復至江南者十五年所歷山川人物僅髣髴能記



憶讀茗柯詩恍恍如夢不知其身在故鄉亦不知與茗柯久契澗也茗柯勉旃南和為宋文貞公故里予常徘徊瞻望想見其人今白侍御函三先生理學風節為海內模楷予常北面事之者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必出境求交

申涵光且亭詩序

見猶龍先生于京邸無異其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予與殷

伯巖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椽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歡雲中竹屋燈火青熒相與

奮劔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一日行藜薄中林葉颯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

咤萬壑雷鳴同行為之神王子私語伯巖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塵以來風飛雨散猶龍珥

筆為近臣聲華滿天下予病廢無用于時隔越者十年今歲來京師衝泥千里面垢不覆猶龍顧予

蕭寺班荆道故退然若布衣因嘆息泣下今人少通顯所親皆儕輩視貧時故人落落如未識面聞

人高顙揚眉刺滅沒不可達貴而易交在古亦有然者猶龍有既於中豈亦喬而為之歟及予過猶

龍門庭蕭蕭益沼秋花有類籬舍披帷竟入則凝坐烏几手哦一編問之交游蓋無日不然者嗟乎

讀書如是無怪乎目輕朱紱隱顯如一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為丹鉛之無所忌以視猶龍色愈和

以為不可又一及皆采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

因而不復敢言于是譽者在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朗筆有餘閒比之于古則高岑流亞也予何能

知而猶龍俯聽之益其撝謙善下無異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章在茲葭里集序

自古稱燕趙多忼慨悲歌之士又謂襄國人性敦厚好尚儒學

每論次及此雖不得身至其地心竊向往焉乙巳秋薄游南和攬其人風土俗大槩不遠遂樂與其

賢豪間者相結周子茗柯尤卓然獨行君子也先是申子鳧盟為歷數此中人物首屈指茗柯稔知

積學好古負詩名且十餘年矣既而閱栢鄉先生溯洄集得古詩近體若干首孤情絕照一往而深

子洒然心異之猶以未窺全豹為恨迨讀葭里二刻而後喜可知也茗柯少以貴游從宦晉陽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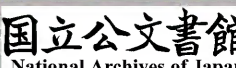
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胸期盪越蔚成瓌璋長  
 而博聞強識屈首為制舉業大有聞于時顧數奇  
 不偶困頓名場者二十載其抑塞磊落之氣悉發  
 而為詩集中所錄大抵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彷彿  
 游仙招隱之篇覽古詠懷之什由今視昔千古同  
 揆所謂詩非能窮人要必窮者而後工諒哉比年  
 以來雅不樂尋章摘句而益肆志於天官地理經  
 濟性命諸學術凡古今成敗得失之際皆能瞭然  
 于心劃然于口每當縱橫抵掌奮袖低昂其言如  
 河漢而無極固知茗柯不欲以詩人自了也然而  
 出其緒餘則已大音鐘鼓小音琴瑟銜旬窈渺幾  
 欲凌厲一世今且渡清漳涉大河秣馬梁山投竿  
 濡水相與弔三老之遺踪訪八公之舊蹟當必  
 有慨然而賦者予不敏亦將操筆以從其後矣

楊時薦勸善錄序

乎善之不可已也夫人性本善率其本然者行之  
 可以格天地動鬼神可以永福履慶子孫若是乎  
 善之不可已也世人不察日淪于聲色貨利之中  
 牽惹縛纏如石投海此固氣習使然乎抑勸焉者  
 之未力也余天性好善且恪遵先人遺訓不殺生  
 者於今四十秋茲奉簡命督郵兩河卜心抑畏  
 兢兢乎惟不善是懼有餘閒讀善書以凜對越則  
 太上感應篇可玩也以嚴檢身則袁了凡功過格  
 可行也以密存養則雲棲戒殺之文可法也其名  
 雖殊勤人為善之義則一而已矣邵堯夫曰上品  
 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漢昭烈曰勿  
 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蘇子瞻曰為鼠  
 長留飯憐賊不點燈前人如此而世乃甘蹈不善  
 者何哉雖然一念之善不若念念一事之善不若  
 事事一人之善不若人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我  
 欲善而謂人能已乎故合三者為一冊顏之曰  
 勸善使人披之而化化不善以遷于善則我之自  
 勸以勸人者即學善與人同之意而行之也若曰  
 如舜則吾豈敢順治十二年  
 乙未仲夏端陽上浣之吉

楊思聖嶼舫詩序

風雅之道豈不關乎人哉今世  
 士大夫動稱杜少陵李獻吉聿  
 考少陵值播遷流離每念不忘君父其救房瑄也  
 事雖可惜識者知其于朋友之際有不能忽然者



獻吉當闢寺披摺之日人皆工為俯仰獨能挺立  
 不屈首發其好一時彈文皆出其手至今誦陳言  
 一疏忠憤激烈千載下思為執鞭二公者皆具超  
 世之識超世之學故能為超世之言度幾讀其詩  
 者愾嘆而知其人哉吾友魏石生雙眸炯炯智勇  
 深沉讀書論世明於治亂之故為諫議疏凡數十  
 上皆開翔時大務天下想望丰采吾輩與之遊者  
 肝膽立罄如東橐徃而捆載歸也出其緒餘為詩  
 雄渾蒼茫自快胸臆求一奏泊語不可得由此兩  
 上少陵獻吉固可量乎嗟乎詩以道性情者也昔  
 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  
 形似祇可以施閨房不可以見士君子故作為篋  
 中集以返正之今日之詩弊極矣若乃性情真摯  
 語關風雅則振衰起弊不得不惟吾友為中原獨  
 步也茲將檢而付梓謂余曰子知我為我序之余  
 不佞何足為吾友玄晏聊發風雅之旨使讀吾友  
 之詩者兼求吾友之人可也

賈還素連氏族譜序

古者國有世爵士有世官民

初相次而下至委巷亦得敘其親疎收其渙散於  
 出入守望之間迨五等廢而貴者不本其宗祧阡  
 陌開而賤者不依其族鄙欲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難矣惟眉陽蘇明允氏考禮家宗圖為蘇氏族譜  
 可謂彬彬乎質有其文世之修譜者多宗之又嘗  
 讀先賢羅虞臣氏小宗辨謂允明沿班氏四宗之  
 臆說不應舍曾祖之嫡而自為其祖立宗非所以  
 昭嫡庶之分也嗚呼先王制法之嚴儒者考禮之  
 密如此今日者宗譜之學棄而不講孫子不復念  
 其祖稱父兄不能率其子弟以至箕帚鋤耰見於  
 辭色入里門不下車在期功不廢絲竹流極之勢  
 將來不知所終矣余同學友連君克昌怒焉傷之  
 乃倣蘇氏族譜而復斟酌于李氏獻吉康氏對山  
 兩先生之間為連氏族譜十篇書既成而問序于  
 余余惟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前督統系之異  
 同辨傳承之久近序戚疎而敦親遜實于譜是賴  
 然亦有難言者有徵而不書是謂棄其祖無徵而  
 書是謂誣其祖而或者遠引無稽之系以侈其門  
 闕虛構無情之詞以誑其子孫其為修譜可勝言  
 哉今取是編而讀之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

所信不強述其所疑自載始祖以來韋路藍縷及  
 一再傳而後詩弓禮冶抑何兢也無溢詞歟誠以  
 古之君子垂世作則不在族之繁微而視其德意  
 之厚薄不在遺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為之  
 考所自始以治其昭穆明所由分以聯其族屬本  
 之正直忠厚以振其風靡原之詩書文章以飾其  
 固陋斯寢昌寢隆漸流漸長之道也孟夫子云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克昌克意遠矣復  
 古之道補宗法之所不及于是乎在故余樂為克  
 昌道之克昌純孝本之至性經術湛澂以名進士  
 起家其所樹立將一道同風為海  
 內議表寧止一宗睦敘而已哉

孫奇逢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為也哉曰學為聖  
 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

曰如不可學孟子之所願學者豈欺人語耶曰仰  
 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  
 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  
 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為體其操功却在日用飲  
 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盡心知生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

一哉天錫定  
以予爲知言

### 孫奇逢曹靖修先生遺書序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  
湯文儒而在上者也

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  
爲二自分而二之而君道師道遂成兩局始專以  
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朱張繼之獨此  
九人者爲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  
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淡造各有自得而  
世代未遠群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  
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知究心  
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四十餘人彙成帙  
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至崔後  
渠共二十餘人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隲而  
次第之近得曹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  
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原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  
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  
正俗之要其學術之醇不於其言而于其行可謂  
備體達用之儒固應序列于宗傳錄中按先生嘗  
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

德不肖者亦服其化故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  
 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文清極謂靖修得元公  
 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饗孔廟昭如  
 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昔之然皎月  
 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故知先生  
 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天弓張公以有事秋闈  
 視予夏峯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  
 首天弓曰邑無英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  
 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序於余  
 且述其與大叅崔公興學種儒之意此固先生之  
 靈爽有以啟之河洛之間斯  
 文丕變遺書之出其有賴乎

孫奇逢蘇門遺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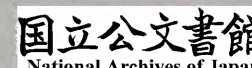
予來茲土十年矣畊鑿於斯  
 絃誦於斯孫曾蕃育於斯予

之托庇蘇山蘇水者亦云厚矣予之托庇者厚而  
 所報者薄是蘇山蘇水不棄予乃自棄於蘇山蘇  
 水村居無所事事因與二三子商畧蘇門遺事夫  
 事何云遺也萬曆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  
 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  
 不遺乎辛酉長執為綱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成  
 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為永利病彙成  
 願莫之遂惜身殞歿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  
 不可考浸尋至今日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津  
 者矣予雖衰病偶有觸于見聞者存往蹟則有記  
 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  
 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  
 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間有二三子代予而成之  
 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來咏歌蘇山  
 蘇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  
 有辨其去取  
 當與眾共之

孫奇逢隱逸傳序

余幼而讀書妄意當世之務迨  
 四十五十無聞志不獲聘而良

圖弗集念遂中阻遠取皇甫謐院緒暨邇薛應旂  
 所編高士傳讀之欣然有會錄巢許嚴陵而下數  
 十人晨夕晤對亦師亦友竊慕為太平無事之民  
 東園之樹枝條再新業不增舊願與時違故國既  
 難久安遂携幼過共城之野得交公望氏士標商  
 考古昔逸士公望另開手眼以不謬於聖人隱居





求志行義達道者為則蓋所謂龍德而隱者也德  
 惟龍或飛或躍或潛固不同總之此龍德耳所取  
 僅七人分四科曰周茂叔邵堯夫傳之一郭林宗  
 陳太丘傳之二管幼安陶元亮傳之三劉靜修傳  
 之四夫遇各有時人各有志公望曠觀上下而有  
 麟鳳松柏之嘆以余觀之古今邈矣有道仕無道  
 隱何代無高人逸士廉頑立懦而獨取七人為合  
 孔子之隱蓋亦其志之所存也魯論孔氏之書載  
 楚狂丈人晨門荷簣儀封沮溺之流其下車反見  
 各有情節此七子者孔子之所謂隱者也然非孔  
 子志之所存也安所取焉而書之予嘗締思其義  
 孔子東周之志太熱而七子忘世之心過冷七十  
 二君不用卒與群弟子修明六經歸老洙泗之上  
 俾天下後世見其志夫亦各有所取焉爾公望前  
 有八俊傑傳余為序今有七隱士傳余復為序俊  
 傑而奚止於八人也八人行義達道仁覆天下  
 者也隱士而奚止于七人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  
 下歸仁者也求志者求此仁行義者行此仁此孔  
 門用行舍藏之旨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八  
 人皆然耳今有人焉樵西

山鈞東海攜手雲  
 林舍公望孰與歸

孫奇逢北海亭集序

北海亭者太常公所為延海  
 內之英人彥士茗上茅止生

二止于斯因而署其室者也北海亭集者仁卿沒  
 予與君異輯其詩文于斯箕生刻之因而名其集  
 者也先是太常認真草十五種成而詩不與焉予  
 曰何獨遺詩太常曰固不欲使人名我為詩人也  
 予曰何獨刻文太常曰亦不欲使人名我為文也  
 也第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亦  
 恍惚而不可據故偶借此語言以寄其行事并不  
 欲使人名我為矜名矜節之人也噫惟無矜名矜  
 節之心故利不趨害不避垣然揭日月而行而卒  
 以忠死其詩與文亦皎皎獨行精光不可沒滅仁  
 卿之詩文具在其格律與太常固各有面目然不  
 欲以詩人名不欲以文人名不欲以矜名矜節之  
 人名則父子有同心耳故於太常之難竟以鬱悴  
 憂勞而死忠孝兩倫父子分據總之各以勢會適  
 然行所無事初無矜名矜節之心此其粹然盎然  
 完其所以為子即完其所以為人又何恨阨于年

而功業未見于世哉仁卿以辛酉冠京闈聲光赫赫居然有干仞覽輝之望然仕進之志淡如至如膺宋九青給諫薦舉部檄屢催苦辭求免是豈以窮達潛見二心乎父沒之日不茹葷不御內鮮華丈夫毀其過半親知有以醴酒乾肉勸進者曰先君子血漬禾土當園野僵卧時誰憐而進之食者知者謂與魏忠節子學伊勸父而死南北數千里前後正合符忠節父子亦以患難接踵擁臥北海亭者也集成靜觀以予四世之好囑為序之予知仁卿之不朽不獨在詩與文矣靜觀駿才煥發行且以詩文名天下諒亦不徒使人名為詩人也名為文人也

孫奇逢古人交序

余讀古人交未嘗不掩卷興思

也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甚有肝膽與共歿生相期而意忤言觸凶終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焉者此范子箕生所為箋古人交也箕生意豪氣上生平所與交者石卿華若數久而能敬則知古人所謂情好日密者蓋其中有義焉非如今之承順比昵便以得朋自矜詡余聞之賢者弗昵昵者弗承故骨肉非義久必殘鄉族非義久必睽而况朋友原以義合者乎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故曰君子有交小人則否蓋君子敦篤乎君父之大而既翁好合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問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姓名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屬之以人倫之重而託以終身之業故不明于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關五倫而欲以敦友倫未見其盡善也余廿年從伯順侍一泉先生而定交懷洙公其于友朋之義聞之頗悉迄今回首當年奉杖履而坐春風者人人各厭所欲而往真趣淋漓不知主客終先生之世無損友之害至懷洙公與奉常同被難一被鹵殺而歿一偶不被殺而不歿然竟以不被殺之身而卧護殺者之屍三晝夜真古人所謂其歿生同患難者矣余與君家交三世竊自幸親見古人是箋也箕生因得其鉢于祖若父者也問序之言曰京輦朋簪如雲而獨借文於數百里外其意正不草草余固知其意故不

政以愚昧寡識辭而五不草余固誠其意對不聊附一字于簡末

孫奇逢讓產序 嘗聞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

會有時至父之生子妻之配夫亦皆以二十歲為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

遊戲以至駢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

年之久此中之樂曷其有極乃人盡兄弟也而兄

弟不皆樂而相怨相尤一體互為剪伐同氣爭相

謬戾不止視同路人而且仇若敵國此何以故謂

父母之一椽一瓦一絲一粒兄弟各有分焉一認

為分內之物便錙銖尺寸所必較故從古兄弟之

間或為家而爭為國而爭為天下而爭皆各見其

為分內耳誰能洞然破除此見置勞逸多寡于不

問者善乎義士胡公之讓產也罄先世所遺悉以

遺二弟弟即不受堅予之且日弟有即吾有此天

性最初之良友愛篤摯宛宛如其一體一氣斯人

也既能以家讓又何難予讓國讓天下哉詩之咏

兄弟曰既翕而尼山曰怡怡未有不讓而能成其

其祖是能法祖以教其家而翁生兄弟之怡怡而

既翕也型固素裕矣况一家讓一國與讓則是編

也實以干城名教豈直闢揚祖德哉余固樂有言

以爲爲兄 弟者勸

孫奇逢新安縣志序

予讀高陽志至孝子齊癘以

旁為唱讚以侑觴又讀鹿伯順為魏童子傳其母

他適童子備於人聞而急追之為奪者所持不能

脫蹄地呼天聲竭淚血未幾怪風驟起震盪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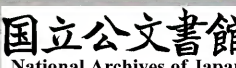
昏霾蔽日咫尺莫辨其母不能前童子遂及之得

為母子如初此二事未嘗不疑其人之微末事之

細瑣而以登於孝子之列與忠臣義士循吏名儒

同類而共稱之似覺非倫丙子春偕鹿伯順過孫

少師師儉堂因舉以質之少師曰論人各隨其分



移情於少艾妻子得君者此中正千里耳人人親  
 長而天下可平既無煩借取又無庸等待長世作  
 人者無非政之以興孝與弟之良各觸其事親從  
 兄之實風俗人心以此稱美詩歌文賦以此興思  
 卽忠臣義士亦婉轉而達其孝弟之念烈女貞婦  
 皆篤摯而堅其孝弟之心所謂為仁之本百行之  
 原意在斯乎然則齊癘之日市酒餅也當與茅容  
 之殺鷄老萊子之戲綵同一情事魏童子之孝感  
 風雷可比三年不雨六月飛霜豈以其人之微末  
 事之細瑣而易視之哉伯順亦云王汝止滿街皆  
 聖人全在此處看出予聞而躍然曰此可以得志  
 之全體矣傳前之為循良後之欲為賢孝者勸矣  
 傳前之為賢孝後之欲為賢孝者勸矣世有升降  
 代有污隆總人心為之賢愚好醜雖憑世以  
 轉而轉否為泰轉危為安轉澆薄而歸醇厚道之  
 能與人之能與不學不慮之良一提卽醒總是  
 人治人之事若非其人之所有而強以令民堯舜  
 亦必不能然則志也者其譜人作善之路與人為  
 善之心乎新安有考有志第因其舊文飾所未  
 備景前事以為師範後事而有據原其著作之  
 始則義之所不敢出也是役也待御君以提衡世  
 道綱紀人倫之意亟為此舉而非是去取則一聽  
 於士大夫與國人考覈往牒撰次新事則什九出  
 薦馨之手予衰病樂觀厥成期不負諸君子與人  
 為善之意云爾

孫奇逢道一錄序

道一錄者何錄朱子晚年定論  
 并陽明王子傳習錄也何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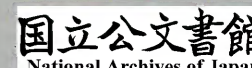
二子也謂朱學自明永樂尊顯以來天下士守之  
 如金科玉律不敢少抵忤而王子時有評論天下  
 士多疑之又若疑朱陸之有異同也故合刻之以  
 証夫道之一夫一亦難言矣唐虞三代之時道統  
 在止春秋戰國而後道統在下在上者禹已不同  
 於堯舜湯又不同於禹文武父子也亦迥然其不  
 同而謂顏曾思孟果同於孔子耶周程張朱果同  
 於顏曾思孟耶又何敢比而同之於堯舜禹湯文  
 武此固天下士所不敢自信者何怪乎動輒生異  
 同哉道原於天故聖學本天本天者愈異而愈同  
 不本天者愈同而愈異夫天大之而元會運世小  
 之而春夏秋冬至紛紜矣然皆天之元氣也諸大

聖諸大賢諸大儒各鍾一時之元氣時至事起湯武自不能為堯舜之事孔孟自不能為湯武之事而謂朱必與陸同王必與朱同耶天不能以聰明全界一人堯舜亦未嘗盡堯舜之量孔子亦未嘗盡孔子之量孔子集大成矣聰明不盡洩於孔子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聰明豈遂盡洩於朱子乎陽明格物之說以大學未曾錯簡論其理非論其人何妨於道之一曲儒以此為王子罪案則隘矣天下有治有亂聖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而與也我輩今日亦只定我輩今日之議論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丘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天下有是理否耶道之一正於至不一處見一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耳流水之為物也萬派千溪總歸於海適那畿者由陸由山由水及其成功一也內黃張使君仲誠於二子有獨契焉讀傳習錄與晚年定論而見其道之一也二子自

孫奇逢家禮酌序

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為

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為眾家其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驚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為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于天下後世耳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即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為萬殊者此而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禮行自上為公卿大夫設不得不得不畫一式焉使行禮者知所趨士亦不忍自為菲薄易知簡能乾坤不易之禮尚忠尚質尚



文皆易簡中之不得不然今之四禮雖云廢矣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各存而實在其中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不滴其忠信之初禮何常不易也不簡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常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後之君子云

孫奇逢北學編序

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內黃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

編與魏蓮陸商搜北學一編王子冬魏子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恭濟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偽學之禁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於表章前詒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衰不越數百里某生與公上下不踰數十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能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其端

孫奇逢李母貞節冊序

余幼而讀史見古人忠孝節義事仰企徘徊恨不得

親見其人因思古人雖往而忠孝節義之心不與之俱往也故於凡所聞凡所見有關於綱常名教者寒微較貴顯殊多中憫視鬚眉尤苦輒筆記之久而成帙若饑渴之於飲食焉李生中節從余遊恂恂無違禮人稱其為節孝之後暨讀貞節冊其祖母王氏府志載其甘貧守節四十餘年其相夫子也相敬如賓而贊其善助其德成良人為君子之儒其教子也訓告諄切有畫荻和熊之風而居孀矢志愈貧愈堅真所稱有禮而賢者也慎一君終身不忘母之苦節雖不能奮身青雲以致顯揚

而勤慎小心到處獲上竟得旌節以報母氏之劬勞此其心更苦夫官吏士民總之皆人子也能盡事親之道皆謂之孝不能盡事親之道皆謂之逆語云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于地萬物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為之成家有孝子悌弟便是家道之興也世之治亂家之盛衰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李生節孝之後其家當興但時時無忘祖母之節時時無忘父終身勤慎以成母之節則法言矩行終日乾乾夕惕若守其身而為賢聖之身則祖母已旌之節益彰父所未旌之孝亦著矣生其勉之敬弁數言於其首以俟採風者

孫奇逢鹿伯順年譜序

戊申之春涿鹿國鎮陳生奇吾友年譜至予迴環讀

之別三十餘年矣精神眉宇宛宛在日因嘉國鎮乃師門真弟子也國鎮年最少入江村之門甚晚而所得於江村者乃最深故此譜他人不能為而色而辭始備因與立兒等再四閱之令其稍為去取以佐成國鎮之全書魯論二十篇孔子自序之譜也曾之大學思之中庸孟之七篇皆所以譜孔子之未備也譜豈有盡哉濂洛關閩而後以至姚江迄我江村皆所以自譜其譜以川流孔子之譜也譜豈有盡哉是在及門諸子以各得其師之所傳者而各譜其師之精神面目乃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譜豈有盡哉說約認真諸編吾友自叙之年譜也予四十年受知之友言別既久不敢以後死遂忘麗澤獨坐之時所隨筆而譜公者不一而足與同人相對所隨口而譜公者日不知凡幾然編年紀事舉目宛見其人畢竟少此一編不得國鎮此編定慰吾友且以慰老懷矣

孫奇逢理學宗傳序

學以聖人為歸無論在上在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岐視也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為天下

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因是知理以開此學也學以學此理也自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蓋莫非自己體貼而分聖人之一體焉者又因是知理無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本諸天而仍當達諸天者也學顧可無宗也哉夫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國之統有正有閏家之系有大有小學之宗何不猶是焉今欲稽國之運數必尊正統也邈家之本必先大宗也道可以統言學亦何不可即以宗言而正之與大則奚以之分乎先正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而統之與宗合而言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嶧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則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則元也當有明熙宣成弘之世風俗醇篤其時之人士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博約知行之高明廣大亦何遜於宋之元祐乎仲尼沒後至是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亦且五百有餘歲正見知聞知一大運會也故節而論之元公直可謂之接孔子聞知之統蓋孟子已自負為見知矣更節而論之姚江之去元公較之元公之去孟子猶近也而接元公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則元公之見知也較孟子之百餘年又近也羅文恭顧文端意有所屬矣余茲於宋得七於明得四餘則有漢隋唐明儒考各若而人要皆學有所授而天理從體貼中來者也倘有補遺者諸謂其超異各趨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至於諸不知本天而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者腐而不達務為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者偽而多惑更有以理為入門之障以頓悟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又不知其何所底極也此編凡三易稿坐臥其中出入與俱者逾三十年初訂時自董江都而下五十餘人以世次為序後至蘇門益廿餘人高子薦馨攜至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今又十五年矣邀天之幸不即填溝壑乘嶮巖之末



光隨所見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因敢肩越願與同志者共之

### 魏喬介燕臺文選序

方余選觀始集詩而田子鬻淵有燕臺文選之役每得鴻

篇快秋未嘗不舉以相商也丙申夏集成其人不必燕也燕之其地不必燕也亦燕之於此見田子託始二南之意文而未始不進于詩也魏子曰昔者兩漢之興公卿多厚重少文至數傳而馬遷班固乃以史顯曹魏父子晝推堅陣夜賦華屋然建安七子已開陳隋濫觴唐太宗文藻橫溢虞魏諸公兼有唱和然光燄萬丈之作乃在開元以後李杜昌黎諸公未有開國之初文章爾雅颺起景附若斯其盛者也豈非

聖主首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上協義軒而雲龍風虎應運而發其光也哉傳曰王者德至天則斗樞明日月光其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拒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而文昭焉又孰能闕之茲集之選誠不可以已也我聞揚子雲把三寸弱管齋油素四尺以問天下

於漢籍今田子下第途窮不為侘傺無聊之况以抒其悲憤而顧取公卿賢士大夫著述之業鱗次櫛比蔚乎可觀以彰我皇清文治之盛比於古者輶軒之使其好學淡思興起後學功業詎不偉哉

### 魏喬介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所以誌畿輔之才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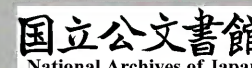
生以諫議名臣直聲聞於天下後復晉位少宰衡量羣品天下之士風走響應莫不稱為一世龍門今既急流勇退侶樵牧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稿行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炙彼都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闈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水火黨錮之禍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其惡舉其大而

不綴其細無善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古今之士者在乎識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跡之損益無遠近之棄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列姘修人才若此可謂風流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為天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怠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人物即繫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魏裔介歲寒居文集序

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為文者也今世所尚者

韓柳歐蘇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為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大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聲悅藻飾而燦然黎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為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杼目搜奇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為但可論理而已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疎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瞻駢麗也又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蘓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績黻黼之美而遂謂裘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祝敵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諧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未也容城鍾元孫徵君生平落落大節屹立不磨不淄素以劉靜修胡敬齋自期許隱跡蘇門教授生徒髦而好學初無意於為文而自壯及老隨所涉歷子弟彙抄勒為一編蓮陸諸公為之捐貲銀木合其問答醇備無疵居



然全豹以繼靜修先生之後無疑也徵君為濂洛  
關閩之文而謂有異於班馬韓柳之文哉徵君八  
十餘歲矣靈光歸峙海內以為河朔遺  
老他日史臣之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魏裔介四川方伯楊猶龍詩集序

古之善為詩者莫周公若如關

睢麟趾幽風東山及大小雅文王瓜瓞諸什大抵  
皆周公作也顧周公大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  
世善為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  
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得與之方駕  
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之於天者有  
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聲譽蔚起海內人士仰  
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炙其光儀不可得  
而其遇合往往不偶或解綬彭澤或潦倒夔峽或  
遠謫瓊崖或繫繫廣信當時既惜之而後世讀書  
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歛嗟嚮  
往不能自己嗚呼才人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生  
一人天殆將與拯溺亨屯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  
鍾異而世人顧喜摧折妬忌阻其登進之路毀其  
震盪之略何也然天下忌才者雖衆而麟才者亦  
復不抄是以陽春白雪遺世獨立之章終不湮沒  
於酒媪醋婦之手而留其萬丈光燄比於日月雲  
霞以待有心目者之快觀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  
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言與其其實者有其名  
也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此言君子變而不失其常詩人有好賢之美也若  
吾年友猶龍楊子其近代詩人之冠乎歿已數年  
矣令子履吉與廣平申鳧盟鷄澤殷伯岩哀集其  
所為詩付之梨棗先是猶龍生平所為詩無弗示  
余者今既盡付履吉而鳧盟諸子又廣之雖有遺  
失已得十之八九矣余惟猶龍詩才之妙清新俊  
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翥歷下竟陵  
之學不足道也其人品卓絕胸中五嶽森立故下  
筆無一點塵蓋嘗撫一卷而太息對萬壑而冥心  
自少至長未嘗以家人生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  
者惟知心友朋視為性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  
植名花閉戶高吟動經累月望者視之為天人矣  
丙戌丁亥詩已巳巳丑庚寅以後超忽入神至蜀  
道聞中則人謂子美復生然卒鬱鬱不得志以死  
縉紳先生聞而悼痛孤寒之士為位而哭哭之而

滄泗交頤者指不勝屈余則尤驚心於龍標之五  
 溪夜郎微之之殘燈冷燄子敬之人琴俱亾也悲  
 哉今猶龍詩集俱在咳唾皆為珠玉宛轉自成文  
 章鬼神能促其方至之年而不能促其不羈之才  
 世俗能扼其華靡之仕而不能扼其磊落之氣崔  
 嵬險道浩蕩烟波能憔悴其童僕行李疋馬布颿  
 而不能銷鑠其精思湛解也猶龍之詩與人繼淵  
 明四子之後無疑矣昔徐昌穀自選平生所為文  
 錄曰廸功集及病且死抱以付其子曰傳我必獻  
 吉也而余與猶龍交情著聞海內知猶龍宜莫余  
 若者向已誌其墓故因履吉之請而復為之序其  
 弁鄙不文知不足以擬獻吉闡幽光而問奇字尚  
 有望于今之  
 皇甫先生云

魏裔介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恒山嗟峨而東下滹  
 沱分星宿之派右轉

而至蒼海鎮州誠河朔一大都會也夫其山水奇  
 所產人物亦奇昔冢宰梁乾吉先生生際嘉隆之  
 代文章德業吏治武功麟炳炳著在國史時則  
 先後方駕不止以姻婭稱莫逆也迄今百年玉立

大司馬馬英魁碩奮起而紹先業受

世祖皇帝付託久任樞密奇謀大略多其磅畫海內

頌為偉人中外倚以安危而其文章筆舌妙天下

著之為詩者其緒餘也玉立之為詩不屑屑模擬

三唐陳蹟亦不屑屑取青媿白如近人彷彿于鱗

七子等聲調氣格之間惟是枕籍六經沉酣諸史

應制記事陳大雅德音之辭咏物懷人備風人香

草之義蓋燕許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

所得而企及者海內之言詩者得玉立一字一咏

莫不珍為天球河圖空青丹砂而玉立虛懷自損

猶於公退之餘手披一編吟哦不輟其詩之高華  
 矜貴而不佻淵泓靜毓而有本非偶然也昔者風  
 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弊唐初乘一時元氣  
 之會名公巨卿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什由是不  
 變今乘元氣之會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什由是不  
 也昨歲集為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而徵余言以  
 序自慚兼葭朽質唯是垂髫相與數載以來復承  
 聖代朝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讌玉立之文  
 章德業吏治武功亦稍稍覩記其梗槩則於玉立

之詩或一窺豹文之一班而見吉光之片羽也夫  
玉立之詩之美而由於祖澤之厚與其身之文章  
德業則世之讀茲集者其勿易言詩也夫

魏裔介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人臣食天家之祿得  
以明其志而伸其所

學者莫如言官然亦莫難於言官益上則損下便  
私則妨公議因則貽議於駸駸議革則掣肘於更  
張主斷則怨讟煩興施惠則沽釣橫被且和平既  
等於沃石抗直又類於櫻鱗甚矣諫臣之難其職  
也余在垣省日目之所見鬱勃於中時進一得之  
愚雖多荷朝廷之採納而返之於中無日不切  
飲冰之懼以是深知此官之難也六完袁公歷官  
都諫敢言人所不敢言朝封章而夕報可由其所  
言者洞達時務指陳情事仰副朝廷之意卒之政  
行而民便民便而國享其功以故一時臺諫莫不  
奉為典型凡有大事造膝恐後曰袁公議論雖馬  
屠陸贄不過也余與公之弟同舉於南宮同官最  
入因得與公交二十年矣飲醇自醉汪汪于頃  
而矣歎兼幹過事則能其蘊發為言論雖數千里  
外了如指掌真有用之奇才哉今已晉陟京卿出  
其奏草付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公之弟以刑垣  
為大司空中丞駐節滇南威惠翔洽屹然西南保  
障公亦以刑垣膺顯擢豈非二難傑出入間盛事  
乎他日同秉國鈞盡摠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一  
編者可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  
藏之名山耶

李蔚送杜太史請假展祀榮旋序

康熙丁未秋

康熙丁未秋

天子躬親大政昭顯

先猷始命儒臣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凡館閣郎署中外之才而賢者咸  
徵與事於是杜君子靜由西曹入領史局蒐輯精  
詳筆削典確為同人所推服未幾艸創竣汰其員  
之浮於事者子靜以才賢見畱遂改翰林編修仍  
任館職壬子夏書成  
進呈

上推恩諸臣晉秩錫賚異數有加子靜以資望衰然  
為木天侍從之長是年冬杪以展墓謁告歸里薦

紳執友皆以言為贈或誇畫繡羨高車或道離棕  
推恬尚彬彬乎其盛矣子靜瀕行復過余而問焉  
余惟子靜以才且賢致身清華不自引為能而推  
本於先人之積累藉

國家靈發潛德闡幽光于人子之心慰矣然亦思  
朝廷培養人材設官分職之意寧特為臣子榮耀鄉

問具耶詞苑雖號清暇而啟沃  
講筵稽考典故贊

國是頌揚盛美皆其職也子靜荷非常  
知遇其可弗奮力圖報塞而顧從此優游養望以泉

石鳴得意耶余有以知其心必不然也或曰鵬之  
圖南也必培風而六月息子靜茲行將以為息也

或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子靜茲行其有所  
喻也之二說當非子靜意於其行也并書以質之

### 魏象樞故太傅孫文正公集序

傳謂頌詩讀書論

人之法備矣然必其人之文若行有足以為法傳  
世者始從而歌咏之玩索之流連不能去懷往復

不忍釋手咨嗟憑吊之下寤寐羹牆之間彷彿其  
人正襟端坐伸膝懸書與夫侃侃言天下事也

相去幾千百載如或見之矧迤在數十年中時地  
非遠隔也高山景行又當何如乎余蚤歲即稔聞

故太傅愷陽孫先生名時於碑版中見所為詩古  
文詞竊自念曰此特其一纓願安得全鼎而嘗之

迨釋褐登朝先生已駕尋虹長往垂十年所先  
生浩氣雖無日不流行天壤至欲求其遺文如曩

所謂全鼎者杳不可得又自念曰豈兵燹之餘殘  
闕無存耶抑其家人欲秘為藏書耶否則其子孫

或無力表章之耶以先生令德大業與茲足為卓  
爾三不朽何獨至於言而晦之倘亦余偶未之見

也不然孫氏子孫弗減荀馬而高陽自古多才子  
又適當其地乎則於余後一說宜無取焉矧我

國家褒忠之典不遺往代如甲申死事諸臣  
賜謚

子祭尤千古曠典又常下購書之  
詔以備採擇如先生所撰著要皆館閣時經世垂教

之言詎同草莽之管窺蠡測者比則於余中一說  
宜無取焉且今海內澄平凡名山人之鴻文與

論當與孔壁汲冢漸次以出無寧先生遺稿終銷  
沉於斷碣焦梨已哉則於余前一說又若無取焉

及余得請歸里將母又十年所無何苦塊餘息  
 中公孫文學潔自高陽寄聲不孝有日從來乞言  
 難為先公乞言尤難若夫品行事業文章其人一  
 出於真而不獲其言以光先集是藻生平一大闕  
 失也惟先生序之余未敢任時友人楊廣生鐸高  
 邑仰止先生復致余諄切又越三年所余罷讀禮  
 廼出所寄家刻五種詳披閱焉得睹大學士李坦  
 園先生所構先生全集續集兩序始豁然曰曩固  
 謂嘗厥一巒茲卽非全集其鼎中之椒馨津津有  
 味乎其言之也計公先後著述亾慮數百卷其得  
 梓者卷僅五十許雖猶未與日然披覽文學所續  
 上下二卷若序記誌誄及雜著之微言緒論藻語  
 韻辭與古風近體諸詩靡不本英分攄雄才卽文  
 章寓經濟無隻字單句不高步古作者之林而究  
 無泥乎古者是乃深於古今是以髣髴先生全集  
 或庶幾有當於萬一然余固猶執一巒以槩全鼎  
 且終未敢任屬序意也嗟乎先生以名甲第歷將  
 相方璫紈張甚獨不匪比不東林介然孤立以身  
 係一代安危三十餘年孟氏所謂豪傑非歟余謬  
 所為墓誌讀書之除論及其世如此餘詳具係徵君  
 栢鄉先生所撰墓表中

郭棻清苑縣志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年  
 朝廷允閣臣請

勅罷邑守令編輯志書須其成彙付史館纂修大清  
 一統志甚盛典也吾邑舊有志初於明嘉靖戊戌  
 修於萬曆己丑迄茲垂百祀其間天時人事國典  
 民風變遷移易殆未可更僕數已自甲申以後城  
 社幾墟桑田幾海吾邑人士忠名烈節非楮墨可  
 載亦非楮墨可遺志之何容易言哉迺者西粵陳  
 公令吾邑集邑之博學鴻詞者議以修亦適之館  
 亦授之餐而受簡有人載筆無人役以緩未幾滇  
 黔逆作赤白羽如織六師四出供億浩穰陳公嗟  
 鞅掌不暇役遂寢於戲是烏容緩耶是烏容寢耶  
 越三年潛川開遠時公來泄吾邑赤白羽猶如織  
 也供億猶浩穰也公不嗟鞅掌所司吏媿媿白其  
 故公曰是無難庖人不治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爰輯所已輯爰蒐所未蒐規模舊貫裨益新裁不

一冊而告厥成勞以懋已戊午余歸而廢蓼莪公  
 以一起例備於舊也補闕拾遺詳於舊也紀事書人  
 確於舊也舊四卷今十二析於舊也舊繪圖今圖  
 井井然舊刻梓今梓嶄嶄然舊裝潢今裝商商然  
 即此而已免若改觀矣况也錄甲申之烈節播休  
 美於無窮不更偉歟余忝為邑人士脫無一言附  
 簡末實愧且慙獨是一言思附而感慨繫之也今  
 之邑不猶是昔之邑耶昔之人情悃悃無華慨當  
 以慷而今何如也昔之風俗崇樸習儉無偽言僻  
 行無恒無舞酣歌而今何如也昔之士飭廉隅修邊  
 幅勤誦讀公庭無履痕坊肆無口過而今何如也  
 昔之民務農桑重禮義在邑則戒樗蒲蹋鞠之嬉  
 在野則耻穿墉刺血之詐而今何如也昔觀於城  
 彬彬乎懷夔乎洛誦者燈為篝也紡紉者機相續  
 也懷刀橐筆者不舞其文也荷戈執殳者不闕於  
 市也昔觀於田其屋翼翼然其畝方方然桑之枝  
 麻之葉影相接也穗之穉穰之遺趾相錯也茨而  
 梁坻而京人相慶也而今皆何如也大約民流而  
 不能復集民貧而不能復富民滿而不能復淳淳矣

余寧無愧於此乎或曰興教化勸農桑使天下民  
 安而物阜回心而向道類非一手一足之烈抑非  
 一朝一夕之功徒焉感慨之謂何雖然陳太丘王  
 彥方鄭康成皆匹士也咸能化成一鄉譽流一國  
 慙也余非其人爾非其言庸遽已乎昔孔子策衛首  
 其人而並不克立其言庸遽已乎昔孔子策衛首  
 曰富之次曰教之先富而後教者衣食足而後教  
 化行也清苑附隄而邑衡宇以萬計食指以數十  
 萬計日且漸于靡非大家兒而袴統而履絳非都  
 會地而爨桂而烹珍邑所不產則質遷于他國以  
 故操贏餘競刀錐者得聚族而厲吾農嗟乎吾農  
 尚堪復厲耶古曰人滿或曰土滿吾邑無二滿之  
 歎而有三空之虞大約坐于拙坐于怠坐于可與  
 樂成而不可與慮始棄地之利而不知治耳愚賤  
 者不知治貴焉者無以率之于先智焉者又無以  
 導之于後乃扼擊歛歔徒謂此邦之人逝不古處  
 亦奚益哉嘗思天地之利莫大於水莫厚於山莫  
 奢於桑與棗吾邑有兩泉一曰雞距一曰一畝去  
 城二十里許東西相望渾渾淽淽蓋神澆也環泉  
 膏壤二三里皆壤皆泉合而瀦于邑之西瀦而放



于邑之南淪連瀆潑于邑之東一葦可以達天津  
 邑之西北皆有山或百里而遙或五六十里而近  
 山有漆有葛有藥有青白灰有石炭有楸柚有棗  
 栗檳梨胡桃榛松蘋婆銀杏之實而木且可楹棟  
 而石且可礫礎皆邑人所需不寧邑人之所需即  
 天津而東亦莫不需之何也天津雖為百貨輻輳  
 之區饒東南之良者乏西北之產互而市實所上  
 願無如非輦莫致非肩莫達費日費貲賤鬻園所  
 利貴鬻園所售故有棄而不採採而不盡者供猿  
 攫而飽鼠啄甚非計也誠為之計莫如先治水余  
 嘗相其大勢自泉徂河纔八九里須大濬之餘者  
 狹使濶淺使深河深則水大水大則舟浮山之產  
 易致也邑之利也又稍稍轉運抵天水橋之東與  
 天津上下同流津之航實而來不虛而往牟利者  
 樂之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將見連檣橫楫絡繹  
 不休東南之美鮮不聚西北之實園所壅繫獨邑  
 之利實為鄰邑利誠此之圖吾邑無山而若何如  
 不此之圖吾邑有水而若無水長民者以為何如  
 耶至于開墾種秔稻揮籬字驚鳴亦利也無如田  
 有町畦人非土著格而難行未可輕議耳余故曰

天地之利莫大于水莫厚于山也吾邑之田上上  
 者上中者什九皆采地惟境之南陲畝畝猶宛然  
 則又斥鹵燒塿藝之黍稷弗秀弗實辨正供恒不  
 足往往棄而不治余嘗詢之父老曰吁嗟乎瘠土  
 也不宜穀第宜木十年之計貧民安能為余不禁  
 憫然以嘆曰甚矣邑人之愚也土不宜穀而宜木  
 盍樹之桑桑可蠶也蠶可絲也絲可織也纂組工  
 緻不難衣被西北齊之繭潞之紬秦之褐其始亦  
 人為之也而利用抑何如之普耶而吾邑之有棄  
 地有遺材者要亦數百季來安于利田逢年之說  
 狃于豆區釜鍾之獲而不知所為變計即知之利  
 不迨不肯為功不省亦不肯為斯蓋坐于拙坐于  
 怠坐于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耶抑貴者無以  
 率之于先智者無以導之于後耶昔歐陽修治滁  
 陂澤之利以興張詠治蜀拔茶樹桑民以永賴然  
 則倡率而利導之責是亦不盡在生于斯長于斯  
 者也是說也蘊結于余胸久矣茲因序吾邑  
 志而覩縷及之以俟乘翰軒者之採聽焉

崔蔚林三賢集序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又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此岐德功言而三視之非知德功言者也夫德命於天而具於心我之所自得亦天下古今之所共得也聖人有德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其功常著其言常存而聖人之德因以常明於天下自聖學榛蕪知德者鮮曲學者借言說以為媒躁進者假事會以獵取貪利好名之病中於人之心髓而莫之能解其始未必不因立功立言之說悞之也容城舊有兩賢集一為元劉文靖公因一為明楊忠愍公繼盛邑令蔣公如萃合梓遺文行世已八十年矣歲久剝蝕殆不可復識新安張公斐然容城楊公蒞捐橐金數百梓而新之復擇孫徵君先生奇逢歲寒集若干首合刻成帙名三賢集問序於余余固鄉之後進寤寐羹牆者久且嘗親炙徵君先生之教何敢以不文辭竊以微子箕子比干行不同而孔子同稱之為仁伯夷伊尹柳下惠道不同而孟子亦同謂之曰仁誠以仁者天地之心生人之性聖人所以成己而立極忠臣義士所以自靖而無媿者也故得此之謂德見諸行事則為功發為文章可以羽翼六經興起百世則為言古之所謂不朽者夫亦立此而已矣三先生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出處不同其言論風采不同而鄉之後生小子樵童牧豎聞其風則同焉知敬而天下學士大夫讀先生之書又同焉憬然慕懷焉思者非以其自靖無私有以通天下之志而道全德備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與或有曰文靖徵君高矣而未大忠愍忠矣而過激者是亦未知三先生之心未考三先生之行者也夫仁不仁之別亦審其誠與偽而已矣誠則王臣蹇蹇固無尤高尚其志亦可則不誠則威侮固為絕世而過涉亦祇招凶誠則含章固昭順事之宜折檻尤徵致身之節不誠即抗章止云掠美而包承更足養奸考文靖受贊善大夫在至元十九年甫數旬而母得風疾請歸省視旋遭憂制是豈好逝不得已也再辭集賢學士之詔在廿八年又二年即捐館使天假以年吾知先生必不甘以高人隱士自媚而輕負幼學壯行之志也徵君丁明末知不可為遂不欲輕試至

世祖龍飛數經薦舉即欲勉出而已景逼桑榆矣然好學樂善之懷老而益篤汲汲以獎掖後學著書明道為已任是豈可與沮溺丈人石隱者流同日

世祖章皇帝褒忠錄序論益信先生當日忠君愛國

之苦心誠足質天地而俟百世矣余恐世人徒知

言足不朽而不知先生之言皆本於德而實有功

於天下後世也余故表而叙之讀是編者其勿負

二公合刻是集仰止先哲嘉惠後學之意也夫

湯斌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

為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

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遇相授受至

明初制作廟堂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

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

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為友以躬

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

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天啓乙丙間大

典鉤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

先生獨上書輔樞鳴鼓舉旛為之鳩飩飲助生死

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

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責堅辭不

就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

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

守之發為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

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

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多前儒所未發嘗以

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為

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

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

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

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惰容事物

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

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

乎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

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

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

之緒以為我

聖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

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三年門

人彙輯詩文語錄為若干卷屬斌為序不敢辭謹

述所見以附編末使  
讀斯集者有所考焉

### 李蔚保定府志敘

皇上御極之十一年大化翔洽文治振興乃  
俞廷臣請

詔命天下郡邑各修通志以進所以徵文攷獻遐覽

逃稽弘無外之規昭一統之盛也於是海內邦君

大夫與夫懷鉛握槧之彥爭自奮厲靡弗網羅排

纘發凡起例期蚤勒成書達

尚方乙夜之覽而吾郡保定志數閱寒暑未竣今

年郡伯紀公甫下車政教聿新典章是問不以前

事為不急取橐草覆閱之加以鑒裁限程督趣不

歷時而郡志告成越乎一方之大觀矣公以余產

屬邑走使徵言為序諡不可以不支謝余惟保定

古隸冀部封建而為趙郡縣而為上谷其繼也或

并於涿或割於盧龍宋元以前蓋未甚顯也迄明

之再傳定都北平而保始為人郡北拱燕雲西控

晉代瀛渤由之綰轂恒豫倚為建瓴銜稭所委輸

梯航所輻輳三關院塞列障相望屹然為神京心

膺稱首善重地矣

皇清定鼎一循往制民慶安堵吏奉舊章以斯地之

重也羽林屯戍禁旅襍耕未幾而且大中丞移節

開府焉未幾復守巡分設寄埒藩臬自京兆外他

府之視保猶支郡之於會府也則吾郡之重至今

日而極至於風俗昔稱其質樸尚義略浮華勤耕

織事詩書之業無澆競之風則振古及今未之有

改也顧自勝國之季才孽日滋兵稜時中物力絀

於徵求民食耗於流冗下窳上媮敵極而難返

國家滌蕩垢氣喜與更始三紀以來休養生息剝者

以復瘡者以起康衢之謠由畿甸溢于方州矣比

者軍書忽告供億頓增雨暘稍愆菜色遂見所賴

天子視民如傷賑貸之使相望于道路而地方賢長

吏清靜寧一絜其綱溫良慈惠宣其澤建威銷萌

拊摩煦沫幹止盈寧之盛父老將須臾見之是吾

郡之重以其地以其時尤以其人也志不亦彰彰

著哉試觀編中制度因革之源流土田戶役之增

減吏治民風之隆替人才物產之消長犁然具在

為政者撫今追昔深察其所由然神其化裁之權

而施其窮變通久之用則斯志之有裨于治理者

甚弘且遠匪徒侈輿圖之籍備攻鏡之林而已是書之成紀公以精識職其衡而余齊年翰林侍讀郭君實枋筆削之任郭君夙擅三長有聲石渠天祿間茲以讀禮之暇訂正舊帙文典而事核洵稱良史尤吾郡之盛事也余故樂為並述之

高景保定府志敘

朝廷命天下郡縣為志十稔於茲已前郡守沈公國望受檄

未幾會滇黔秦楚大用兵禁旅禡而出者無慮數十萬供億填委邦大夫日惛惛於赤羽白羽間疇復暇磨礮糜伸側理者亭而閣之時使然也丙辰而後城築受降縣名聞喜九旭之衝稍息肩沈公以績茂擢遷其州兵備憲使去繼者為毗陵劉丞來守吾郡官雖新受郡則况瘁駝馱之餘已問金穀之額有逋乎日有城巨之書有滯序日有直庾詹鮮儲侍也郵驛告痛劫也公次第經理之無難色獨以志未成書為汲汲昔朱紫陽為永康令上官聿初百為未肇首修郡志公可謂前無媿古人也會余同年翰讀快圃郭公以讀禮家居廬墓城南之白雲阜公過其廬談及郡志之缺且軼快圃喟然曰是誠不可緩也因以載筆請快圃復抑抑曰是誠弗克任也固請之乃許公即余所關日涉閱而適之館不兩月而告竣公以一冊貽余屬綴斐言於卷杪余受而卒業作而嘆曰保洵雄郡也歟哉天官家言郡應尾箕二宿尾箕近斗析木之津文秀啟焉三關送氣九水滙精青戎且蒼粹已况自有書契以來帝莫古於顓頊君莫夫於唐堯溯厥誕降實在望都稽厥封國載傳高水郡於三才蓋綜英而集瑋已彼詳近而略遠者使第詡詡然曰昌國之裔封於樊輿也高荆之杰產於易水也水經博物之註與志蔚彼范陽也理學之夢騷忠烈之椒山高節之夏峰萃乃金容也是猶記名山而忘崑崙考河源而遺星宿爾烏足以概郡之雄且古哉或曰幽冀之野厥土高涼風塵剽疾人生崇陵大阜問求川渠滋息之利不可得故或一舍引流尋丈掘土輒夸為冀北江南余家郡境東徧嘗攬濡陽渥城瓦橋諸志載滄澧灤灤發源巖穴潛窟洞出沆漭波瀾布濩漫汗其林阜藪澤所產萑苻菱茨魚鱉蚌蛤之屬甲於宅域不止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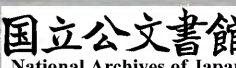
隰的的墳行斥斥矣天垣地肺人英物華夫豈東南澤國所可凌而駕之者也朱文公謂天下大風水在冀州蓋以紫極為標黃河如帶爾保在赤縣如長安之有扶風開封之有洛陽能分地也靈者斯能為

畿也輔况乎太行第八陘嵬壘而西屏河北十九水滌泗而中宅宐其人而魁杰而無鄙儻其地多腴潤而少境塉其生殖風習恒繁膺麗美而弗凋弗殘也而今何如也說者謂三圈之餘氓無本富四民之外猶有叢神然耶否耶孫文正公曰郡當燕趙之會近在日月光際主上有大澤實先萬寓首被之即應聲之徵不時之役亦先萬寓首承之自隸者不善用其慷慨而泄者不盡善用其慷慨之民雖豐和猶苦而今天下戶口不增而役煩田畝不益而賦溢寧獨吾郡然吾郡倚命賢者以自釋于忙尚得稱郡不然富樓禩而貧溝瘠其與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繫長吏而表長吏者郡公也恭頌斯言文正誠念我粉榆已聞古之懿辟觀九州之牧而咨小民利病李文靖謂四方水旱盜賊常不時以聞嗚呼民瘼孔多天顏咫尺孰遠為長沙之涕者民艱孔棘入告有體孰數為監門之圖者茲志不具在序披而覽之四境之廣狹猶昔爾四境之沃衍猶昔序四境之室廬猶昔爾四境之編戶猶昔序井里弗變也而風俗變詩書未闕也而人才闕數寸之卷斯亦古今得失之林而中外匡濟之鏡也矣作者之意良苦攬者之懷得勿動歟敬弁斯言以告諸泄乎郡者庶幾志之不徒志也夫

張鼎彝保定府志序

郡邑之有志也何昉乎周之時有小史氏掌邦國之志秦

漢而下皆有圖籍藏之大府凡夫山川艸木之所出土地疆域之所履貢賦創置之制秩官選舉之典災祥兵氛之故以及忠孝節義潛德幽光莫不詳而核焉始于邑彙于郡萃於王會史官珥筆以從以章一代車書之盛則郡邑之志之重於天下也從來遠矣而世之君子每置焉謂此文章之餘事耳非務之所急也余以為志非文也本之以制治者也蓋一郡之中星野之離合異度焉土地之墳填異宐焉風氣之剛柔異尚焉政教之張弛異用焉不致於天何以順其時不察於地何以盡其



利不觀其風何以正其俗不審于古今之張弛何以窮其變而權其通余故曰志非文也而制治之本也我保陽自昔推名郡北邇神京東憐瀛海西南聯接恆山諸境廣袤方數百里其山則有郎龍大茂之屬以作鎮其川則有滹沱易濡之屬以浸而其俗則古所稱多慷慨悲歌者也郡故有志然

本朝定鼎以來雖山川不改疆域如昨而人物之廢興亦已多矣數年前

詔天下郡邑為志久之未就

太守紀公來蒞茲土不三月即取舊志而新之潤色其文釐正其訛搜補其闕略凡所謂山川草木土田疆域之名數貢賦典章忠孝廉節之實蹟條分縷析細大畢舉制治者由是而求之天時可以順地利可以興風俗可以端教化可以成矣讀公之所為志則可灼然公之所為政也若其文辭爾雅淵茂復居然兩京之遺楊子云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公其以愛奇之心愛義者與今

朝廷方纂修故明全史下  
詔郡國徵掌故採遺聞異口者上之天祿石渠

聖天子萬幾之暇  
回清矚於乙夜慨然有當於

宸衷當必識其姓名以儲為光輔太平之用倘一旦  
倣漢室徵黃故事舍公其誰哉予於郡志券之矣

### 楊爾淑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舊矣臨胸馮公修之安邑王公續之迄今歲且周

甲所謂職官選舉建置祥異以及人物缺焉未補

今  
聖天子履粹函和提衡萬類廣搜羅儲史材昭炳鑒

俾天下郡邑咸以志貢如風詩十五國例適中州

紀公蒞吾郡而屬其事快庵郭太史先生彙粹焉

郡分野為尾箕兼昂畢當燕趙之會山川浚厚人

性質朴樸慨之風特標上谷然則譚上谷志寧不

為天文地理人事之紀洋洋乎三輔之雄哉夫天

地大期六十年一浹而天以人承地以人靈即今

三關鼎峙九水環周金臺花嶼亦自若也民生其

間人事力相為資籍何遽不春城是厝乃土毛

不足餬口藏貯不足供耕耘凋饑頽隨之狀搖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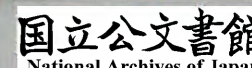
極以日月予中天以河山予大地以文章禮樂予  
 萬古之人心蓋挈兩間之至不變以各予其所而  
 後可歷兩間之至變以不失其經所以守土之臣  
 蒞茲一方必從一方之至變以適還其不變之質  
 庶足勝其任而愉快上谷二十城天有異候地有  
 異植人有異習原隰不埒岡阜毛阜不類鱗膏至  
 棗栗蠃蛤萑葦齒革利之相懸不啻倍然以語忠  
 則同語孝則同語節義廉退無不同異者從其變  
 而同者從其不變惟守者身飭諸州邑諸州邑咸  
 康廩德用式其飭俾民遂生復性得各用其異即  
 得各用其不異則所為還不變于至變中乎漢詔  
 以小民安田里責良二千石政此意抑此意饒口  
 做舌難以盡喻括而志之而諸州邑之山川風物  
 一室四境其沿革若何土產若何若何而貞良與  
 否勸懲既昭張弛有要民生裕而民性得又安在  
 慷慨悲歌不可復燕趙之舊由是貢之

朝廷垂之史冊文獻脩具政治覃敷而攷古驗今即  
 今即古令天下憬然於觚管間窺中天之日月履  
 天地之河山見萬古人心之文章禮樂則上谷一  
 郡志而且為天下萬世志斯則輯志之深思也夫  
 空郡公與寮吏諸司牧仰承各憲府加意典章樂  
 觀其盛也而太史石渠大業振彩  
 螭頭寔肇千秋  
 矣是為敘

師若琪保定府志敘

郡縣之有志猶古列國之有

之九丘丘聚也蓋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周禮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  
 志與史無以異也後世綴文之徒以志視志不以  
 史視志志之為書微矣史以紀事而編年繫月將  
 以垂世立教昭其勸戒非苟紀載而巳史固有之  
 志亦宜然郡縣無志則朝廷無史矣志之廢也起  
 于上之人不以為意時又無好學深思之士欲攷  
 諸文獻則澌滅盡矣故罕能自成一家如古人之  
 書也甚者淫盡亂聽乖迂難通索米而作佳傳納  
 金而贈善言尤君子所羞道焉保州古悲歌慷慨  
 之鄉三韓紀公來守茲土下車之日首以修明志  
 典為重且大者兼得郡之賢士大夫以共襄其事  
 而可無慮此郡之有志也自明萬曆以迄于茲缺  
 焉不補者近八十年矣此八十年中天時人事盈





虛消長之故所當執簡而記者曷可勝道大者如  
甲申殉難諸君子英風正氣如秋色爭高而聽其  
若存若亡湮沒于荒丘頽壘中其何以應蘭臺石  
室之求耶茲編一出而貫日之虹尚寒易水扼吭  
之節猶咽白溝大書特書摛藻下筆龍鸞之文奮  
焉偉矣哉志而進之以史可也垂象之分次畫野  
之廣狹上有常產俗有舊風分門別類按記而驗  
燦如燭炤矣余不敏忝列禮官往讀中秘書例得  
與於載筆之末又以桑梓之

韓雄岱保定府志敘

在昔夏后氏作禹貢紀田賦  
高下之數周禮職方列山藪

川浸之名班孟堅因之作漢地理志其於改洽風  
俗奢儉之故亦詳且著矣迨歷代以來郡邑亦各  
有紀乘因名曰志志者郡邑之忠臣孝子貞夫節  
婦高賢修士之行事無不畢具關係在世道人心  
者匪小所以朱紫陽至南康首先問志職此故也  
紀公祖甫下車殷殷以蒐文獻為已任其即紫陽  
先生問志之意歟問志與史同體今郡邑之有志  
即古列國之有史也前輩論作史之長謂有史才

以定其論斷其敘次之工即有范蔚宗若而人其  
羅之富即有顏師古若而人其論斷之確即有劉  
知幾若而人故書成而有典有則不縟不繁彬彬  
然成一代鉅觀也吾郡介燕趙之間博大爽塏風  
氣淳厚從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近如祖陽劉程李  
傳王陽輩才德踵出而蒞斯土者自昌國君後彪  
炳史冊代不乏人蓋三輔重地漸濡

聖化首善獨深有非要荒之可同日而語者矣舊固  
有志但自明季以迄今茲數十餘年勝國遺跡  
興朝盛舉若人若事缺略無傳間亦屢輯而屢未成

帙或其時有未遑數有不偶抑亦其人不能毅然  
獨任以致大典久闕採風者不無遺憾也紀公為  
中州大儒其才其學其識遠邁前人且廣集名碩  
共襄厥事或譯先時廢牘以酌去留或搜歷代泐  
石以定真偽以疑必闕有確必揚不欲過為誇詡  
亦未嘗輕為淹沒令觀者可感可興可泣可歌於  
以淑人心厚風俗不亦彬彬然為一代鉅觀也哉  
昔唐宣宗常纂天下風土記而大中之治以隆蕭  
鄧侯收秦府庫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之數而

佐命之功以成今紀公留心典故寓意勤懲其功不在昔人下也異日晉爵卿相署傍雲霄纂九州之輿圖修歷朝之實錄其功又不

何可化保定府志敘

古王者不下堂陛而理天下是操何道耶曰道在圖書也

禹平水土而作禹貢山川里道貢賦物產具之矣周公陳詩而作豳風稼穡艱難時序風土具之矣周禮大司徒職云萬民利害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閭閻之疾苦風俗之淳澆具之矣不特此也蕭何收秦故府書籍因知天下形勢唐宣宗命韋澳纂集十三道山川險易道里近遠如古職方攷者勒成一書以備瀏覽於戲弘以備哉且而三輔有圖也王會有圖也輿地有圖也豳風有圖也洛城有圖也無逸有圖也甚而流民有圖也書所未備圖以備之圖所未詳書以詳之貢之蘭臺弄于天祿倘乙夜有披細旃有論古今得失之林張弛競練之故不班班可攷乎故三代以後成就君德在經筵而啟沃吾心惟稽古焉洪惟我皇上敬

天愛民勤學好問固已博極天祿之藏淹通石渠之秘廼復

俞輔臣之請勅天下郡縣重輯志佇資彙纂將以昭一統之弘謨垂萬年之寶鑑凡守令諸臣未有不

令甲而勤編摩者已保為畿南大郡亦猶長安之有

扶風也燕南趙北中分慷慨之鄉尾末箕初近拱

紫微之座矧矣荆關西抱乎雲代瓦橋東控乎蓬

瀛四履半接乎九嶺廿城多盈乎百里建牙開府

金穀肺石設有額司禁旅分麾龍驤虎賁寔為

日輦之屏藩甸服之都會也志顧可闕略乎哉舊志

修于明萬曆乙未距今八十餘春秋兵燹滄桑中

更多故非家藏掌故則政典何稽非人擅倚狐則

撰述莫任非博物洽聞則軼事孰蒐非開局授簡

則編輯無地蓋不際其時不能不得其人亦不能

此前提所以有感歎也或以為宇內有三大曰天

日君曰史志史事也與天同大必須奎壁之光昭

與君同大必須青藜之雝校不朽大業殆曠世難

期者乎廼者綸音丕渙翹材館啟光被華重際其時已重修郡志

之役拜

命良久報成無聞豈非未得其人耶庚申春蘇門紀  
公來守吾郡千騎初停百度未肇首以志事為汲  
汲盡心雅事匪異人任會余齊年翰林侍讀郭公  
讀禮里居和琴將屆忻懿典之不承奮弘文而飲  
助不籍才于異縣榆枌自有髦士也不須日于涸  
莫鄴架自有典策也書成郡伯顧而樂之曰郡之  
星野固若是之昭回虜疆域固若是之雄偉虜山  
川固若是之明麗虜城郭人民且侖侖而林林也  
人才風俗且馘馘而淳淳也於都哉余可藉手以  
報

成命已獨是地多食采之邑民有空軸之歎歲屢雲  
漢之嗟調劑蠲除撫摩維輓余曷敢不既厥心焉  
於戲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公且于修志而成符之  
已乃不以余為謏陋屬綴一言竊聞言之不文不  
足以行遠志將垂示來茲何敢以不文之詞為贅  
然慶際  
景運之文明樂觀鴻編之星炳有其時又有其人吾  
郡之幸何如也敢  
不颺言而書之

紀弘謨保定府志序

天下皆郡也保之為郡綦大  
治天下郡皆治也治保之郡

獨難何大虜爾宅郡郡也保郡

畿之輔也如天之經如地之緯如人之臂頤不大歟

治它郡治一郡也保在日邊化行自近則曰首  
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抑為能邇也郡之大也如

此治之難也如此余以孱陋謬膺斯任烏能勝任  
而愉快也受事聿始郡早饑洊告蚩蚩者非鳩鵲

聖天子宵旰軫恤惻然出大府以振小民余何敢不  
稔余心余何忍不蒿余目無如郡之為地大也郡

之為治難也庶幾按故牒而攷成法式訓式行俾  
無尤乎竊聞郡國有志凡天星地輿民器物力以

及利害之興除政教之張弛鮮不燭可照而數可  
計焉亟起而求之所司吏以烏有對余惑也滋甚

謂惡而去之也亟趨而請之於臺使請大人前臺  
使大人咸曰非烏有也軼而未輯闕而未補爾

功令懸之且十年已頃正刻期以責報子大夫其汲  
汲焉余退而懼也滋甚謂偃偃而莫從也思之匪

日夜始恍然曰語云山有徑樵則知之水有津漁

則知之郡之學士大夫生於斯長於斯亦猶樵之  
 于山漁之於水也誠往而咨之何慮乎弗知也又  
 嘗聞之矣龐參守漢陽知郡人任棠有志節參侯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木一孟置屏前抱兒孫  
 伏戶下參思曰水欲吾清也拔薤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齊子奇十八歲治齊  
 齊以治人疑之覘其出與白首者同載即此以思  
 余之輯郡志也有餘能已會郡太史快圃郭公以  
 讀禮終篇來晤余于署因舉以咨公曰余曩蓄有  
 志略客歲已略加刪潤出以佐前守劉公所不逮  
 搜而輯之當不悞乃公事余于是拜手而託重焉  
 公曰諾諏日啟館萃郡諸生之績學濯行者若而  
 人四旬而成帙余受焉卒業其志四境也原隰  
 响乎室家溱溱乎行其野有弗若者然其志諸邑  
 也城墉言言乎民物熙熙乎行其市有弗若者然  
 其志賦役也米粟種稭之鱗鱗乎三旬不日之亟  
 亟乎按其爵披其版胥有弗若者然是何歟蓋志  
 其盛而不及其衰也志其豐而不及其嗇也志其  
 淳以樸而不及其澆以華也志其賢與良而不及  
 其僉與壬也觀其盛而衰可知觀其豐而嗇可知  
 觀其淳以樸觀其賢與良而其澆其華其僉其壬  
 愈無不可知亦如葛屨之存唐風緇衣之表鄭俗  
 正風正雅有作而變風變雅可勿作歟抑欲官斯  
 上者取法乎上而力挽其頽歟余雖不敏未即如  
 漢之龐參齊之子奇而薤水嬰兒車中白首悉在  
 乎是矣今日者

聖人在御修德懋學銳意圖治大化翔洽于四遠湛  
 恩滂薄于九州郡在日月光際所謂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者當不第如馮翊扶風之為三輔黃圖也  
 余敢不矢精白竭駑鈍以仰答

朝廷簡畀之隆思承宣  
 上官表率之盛意俾郡之盛也豐也淳以茂也賢  
 以良也有如在昔先民者倘僅而謂志成可以報  
 命于十季前之  
 功令吾事畢矣虞  
 事詎畢矣虞

郭棻劉節婦旌表序

古今人莫不有夫婦也而恩  
 義貫於存亡則難莫不有母

子也而名節有以相成則難莫不有朋友也而窮  
 達遭際順拂相同則難何以難也其人無靜淑之

性初終易移其情其家鮮敦厲之教內外易岐其  
 行或生不同時長不同俗潛躍不同持固未可勵  
 節而流聲比飴而較茶也吾友劉子薦公則有不  
 難者公起家寒素少且孤奉太孺人慈訓三十年  
 而成進士會巡方御史以所部節婦聞于朝太  
 孺人得予旌表有司致禮監棹楔如典例世莫  
 不為太孺人榮而為薦公慶也然不知其所以致  
 此則亦甚難矣方太翁與太孺人談無半椽無一  
 隴釜懸而篋倒牽裾泣者藐孤且三四人太翁色  
 憂之太孺人識其意即滄謂曰君無以妾及子女  
 慮妾自于歸以來事姑嫜無缺禮與君無間言詎  
 忍悖義而喪節以貽地下羞妾生于貧長于貧未  
 有君死而貧反難我者太翁領之及捐館舍力襄  
 大禮爾乃援先勛寡取嗚辭喜共姜靡他戴媯不  
 去志凜凜然有欲奪者迫之厲假提甕汲奮投洌  
 泉鄰人覺而救免觀者竦息其烈為何如也于是  
 正位以踐嚴君捺績而教童子灞陵之案以陳詩  
 書蒙山之畚以載滂洩小刀截鬚大刀斷機朝掛  
 熊液暮眉榆糜數十年蓋如一日焉非恩義貫于  
 存心者其孰能之乎薦公性孝友事太孺人惟謹

恒自克勵績學濯行龍文駿起槃槃瞿瞿沈墳洵  
 典聲噪三輔丁酉戊戌鶚飛魚化今日者綸章賁  
 野坊表在門金鳳以濯節母綾餅以賜仙郎旌貞  
 之榜暎輝于策名之旗慶恩之筵連香于登第之  
 讌洵馳光千里而綉華百襪者乎名節之相成又  
 孰踰于此廿年前予與薦公同筆硯蕭寺聯床業  
 餘促膝予言而薦公泣薦公言而予泣予貧與薦  
 公若也孤亦相若母節與太孺人若也兩人之困  
 頓蓬蒿又相若以是相憐而相泣之及予壬辰倖  
 一第待詔金馬索米者五年未嘗一日忘薦公薦  
 公乃絕無咫尺及予窺其意非忘我也將以志奮  
 也茲果豹變而蛟飛矣予與薦公窮達遭際又安  
 有殊別也哉予于此則有嗛嗛者焉太孺人搯烈  
 賦舟教馨徙舍紫泥之榮已被禕翟之寵將加小  
 人有母名未暇以動乘軒典何由以邀淑井薦公  
 竹分符璽種花雷封不難拳巍績宣駿聲鞏垂犀  
 玉繡綴鶴蚪予則柄鑿未化偃蹇難拔也何敢遂  
 以為同耶其同焉者予則幸之其不同焉者予將  
 勉之夫俟其勉之而後  
 同也已嗟乎其後矣

李蔚重修高陽縣志序

同里紳士等寓書於余曰

今四十餘年矣兵燹以後雖版籍幸存而脫軼刑  
 闕帙匪完璧且近事弗備傳疑滋舛將父老子弟  
 靡所觀感為操觚家詎病邑侯廖公政成化洽息  
 事寧人顧以興舉廢墜為亟慨然念斯以喻光等  
 用是借邑人士蒐羅遺事自勝國之季迄於  
 本朝徵文考獻厥蹟畧備然以行遠弗文是懼惟吾  
 子潤色之前志具在亦唯是正焉余唯唯謝不敏  
 乃取前志讀之則義例粲然倫脊無爽訂魯魚補  
 患滅而已復取諸君所輯事寔黜纖存鉅芟繁歸  
 要字櫛而句此之明悉前志所未載而條貫一循  
 其舊焉再閱月而書成俾歸續之梓因題其端曰  
 志者史之岐派也而源本於經建置遷革因乎時  
 明時者易典釐修救需平政紀政者書貞淫美惡  
 辨乎風采風者詩進退褒貶哀乎義取義者春秋  
 治定功成上佐黼黻文章之觀則禮樂之用具焉  
 故曰史而本乎經也高陽額皇建號四千年來降  
 而為郡國為軍州為關隘今且為畿甸蕞爾邑則  
 盛衰興廢時為之也歲數不易降割自天大兵革  
 大裁褻大饑饉邑無不被而子遺無大轉徙者有  
 政以維之也鍾嶸峒戴斗之氣襲燕趙悲歌之餘  
 民質直而士慨慷其風足紀也先正鉅公異才間  
 出義烈之夫貞淑之媛百里而比肩義不可泯也  
 國運鼎新垂三十年休養生息恩被畿縣獨厚痕痍  
 滌除文物蔚起則以毫素丹鉛之業粉飾太平誰  
 曰不可哉雖然不能無感焉茲志所續四十年間  
 事耳有昔勗而今因者有昔無而今有者有昔以  
 為當然今詫為稀遺者有昔或偶見今視為固然  
 者運會因貞而起元風氣由剝而之復升降隆污  
 犁然着列覽者深思而得其故亦考鏡得失之林  
 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不敏敢竊附於斯  
 義云

李蔚紀光甫治畧序

丙戌南宮之役上谷雋者十

人沈靜祥和寬然長者為郎比部以縝密明允有  
 聲聞遇繁鉅事擘畫輒中肯綮嗣是敷歷中外垂  
 二十年即相聞不數數而聚首益疎濶矣前年君  
 至自蜀過從晤語道其山川風土娓娓可聽已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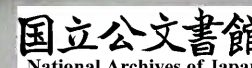
述其綱繆拮据履危定變狀使人奮發豪舉不能  
 已已繼以需次歸里今年始補青齊分憲瀕行以  
 一編相示曰蜀南治畧即君曩與余言治蜀諸定  
 蹟也夫蜀於勝國之季中寇最慘古所稱沃野千  
 里者蕩為榛莽丘墟言其入水其  
 國家開闢綏徠久歷年所瘡痍未盡復也君所部敘  
 州馬湖為川之極南戎熒遺區尤稱難治君不鄙  
 棄其民以實心行寔政招集流逋覈正疆界興葺  
 學宮歲飭戎備披荆棘驅狐狼成筆路藍縷之績  
 其最大者在擒剿偽王恢復敘馬一役蓋土先么  
 膺乘歲暮倉卒竊發以逞守土之吏力捍之殺傷  
 相當勢岌岌燎原矣君時駐別城聞變介馬而馳  
 以大帥遠在數百里外也乃傳檄以張虛聲躬率  
 令史捕卒鄉三老暨閭左少年好事者若干人直  
 前搏之賊披靡不支連復郡邑遂偕郡倅邑令二  
 三人追奔逐北生縛渠魁僭稱名號者餘黨滅焉  
 適大帥之前鋒亦至盡以所俘卑之俾鞅鞞之君  
 子籍于上功幕府其事之顛末則付之輿論而已  
 無與旋以裁併事例改補歸矣其再來長安逢人  
 絕口未嘗道及會其同事者自列於

朝而事乃大白然君竟遠巡聽不言功功亦不及  
 人始知君真長者也昔者馮公孫有功不伐每諸  
 將論功獨屏立樹下號為大樹將軍史册美之乃  
 吾謂為馮公易為君難何則馮公邂逅得君並起  
 草澤位上將握重兵摧鋒陷陳所向赫然即不言  
 功孰能蔽之卒之分茅裂土為一代宗臣足徵其  
 功之絲髮未見民也如君以孱焉文吏叱馭萬里  
 外雖受任方面而戲下無一卒之衛軍旅之事不  
 敢少置牙頰且令甲所著文武功過條格懸殊倖  
 而一試有所建樹而又扼於拘方之論與人同過  
 而不得與人同功他人處此將不勝其益擘曉曉  
 而君獨愴然相忘若未嘗有其事者此其所以難  
 也夫豈直以恬讓為高其中所存必有太過人者  
 矣余之及此非君意然而無暇為君計也使論人  
 不於其大而僅以簿書期會之恒夫人而  
 能之者重為夸詡將無為有識所窺哉

李蔚石司農遺集序

故少司農仲生石公物以康  
 熙癸丑閏五月令嗣某哀其

遺詩文若干篇以示余且俾為之序余受而卒讀  
 泫然曰是足盡吾仲生乎哉憶順治丙戌余與仲



生同舉南宮始相識榜下洎同被館選讀書詞苑  
 兩人始定交仲生氣盛才銛見解孤僻持論不可  
 一世顧獨好余及故少宗伯李君貳公故少宰胡  
 君子袞同舍聯牀食息笑語靡間晨夕即館事竣  
 自授官以迨宦達過從徵逐推襟送抱數十年如  
 一日也仲生為人曠朗無城府然好樹牙頰多微  
 辭嶋黃臧否無所假酒酣耳熱議論泉涌彈射古  
 今人詩文少當意者於世所稱踞壇坫執牛耳者  
 往往指擇唾棄之不忍道人或為之掩耳仲生益  
 傲然自得以為常以此取忌於世及其操筆為文  
 幽折瑰麗都非尋常蹊徑不屑苟同今人亦不肯  
 一語寄古人籬下詩則劇鉢搜剔矯岸不羣洵能  
 自成一家言者顧不自珍惜草成多綠手棄去或  
 以一二語不慊意旋毀裂之以故知交中得其詩  
 若文藏弄者絕少猶記初為庶常時閣試之典未  
 廢也一日內院集試擬待漏院記諸人爭摹宋調  
 獨仲生起語云天子無日不視朝宰相無日不入  
 對此待漏院之所由設也余服其老成已而果第  
 一其後屢應御試仲生必占高等其文人多傳  
 誦之今皆不見集中固知其散佚者多矣嗟乎仲

生宦蹟在窮達之間所學在充實光輝之際特以  
 所遇非所好遂多畸人負俗之態牢騷不平之鳴  
 晚益放浪於山水杯酒間不類挂仕籍者其獲見  
 于世者不及什之一二而人亦卒莫之知也乃欲  
 使千百世之下於區區尺幅中知吾仲生主詎有  
 耶夫三十年為一世回憶當時同學皆為異物即  
 余齒最卑今亦星星在鬢衰病侵尋反覆斯編率  
 如隔世語以潦倒忘返之身於宿草數年後宛與  
 故人晤對蓋不知其涕之何從也聊述生平交誼  
 以誌忘友于地下慰其象賢之意焉爾序云乎哉

張呈重修定興縣鹿忠節先生祠序

前讀定興志

太常伯順先生也再讀徵君昔年建祠小引云以  
 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兩言  
 可盡先生矣吾鄉自文靖而後斯學中絕越二百  
 有餘年先生生於江村德隣相距可四十餘里深  
 慨夫子臣弟友之道遭蝕而晦名教不大著于時  
 起而修明以倡導之爰著四書說約一編直進而  
 探源洙泗俾後之讀是書者身體而力行則升堂  
 入室茲有階矣紹往開來攸賴不在河津新建之



後也獨是其沒也迄今又越五十有餘載道之蝕也滋甚先生之祠亦中圯有心者能無對茂草而隕涕乎安可不大啓其宇以矜式夫諸大夫國人也哉噫嘻是祠也蓋昔之創之者因忠節今之葺之也由理學忠節之表章其褒嘉在一時在朝廷理學之尊崇其淵源在萬世在吾儒也凡我同人身子臣弟友之道倫豈可不為子臣弟友之道惜為子臣弟友之道惜烏得不重念夫修明倡導之人將屹屹焉欲升之堂欲入之室而忍荆棘夫門墻也歟幸今先生之曾孫賓追念前徽不匱孝思同人推之操持其事而謀丹蘄之第財際時絀寧弗相諒然銖黍可腋是在私淑者加之意焉爾嗟嗟斯輪斯奘吾輩之責也若夫先生之風高山水長奚藉於是

張呈江村三世崇祀錄序

周禮成均之泮樂祖祀於瞽宗近代上下特重

大成之祀迺復祖述遺意建祠戟門之右祀其鄉之賢者四科同升風茲間里至廟庭從祀之議微理學之士雖名節事功煥乎史冊不得以與焉東漢黨禍肆興尚論首賢北海蓋以其一門之內皆

能持大節以扶正氣也然終祀於鄉而弗登諸庶職是故也吾鄉際燕趙遺區俗稱慷慨而士重名節前代魏媪肆虐周魏楊左之難作內外忿結而虞染逮迹至思及子姓莫敢舍看北道所托惟白溝數君子為之冠投止之宇迺以北海亭為賓賓子爭匿儉父不危鼂匪席匪石三世一德而無殊心冠聲則在江村江村者忠節鹿公與其太公封大夫暨嗣君解元公也瑞事敗同列請白之朝封大夫曰崔瑗恥言屏語此何事願君無復出口以是方忠節之及于難也當世賢者汲汲為之請葬請祭請專祠請易名典禮悉備而惟瞽宗有待逝將四紀人懷舊德邑之鄉三老田都市令嗇夫鄧長之屬僉謀于博士弟子員告之大中正上之令尹請祀三公于鄉校然一牒三世又思為例所尼疑而不二其議公之曾孫鳴嘉聞之且感且惑以質于余余曰是何傷格以尋常限非可為大賢鯁也忠節當胥溺之時朝廷之正氣倚之以振家庭之義舉借之以全然非封大夫無以啓是忠非解元公無以承是孝三世一牒又奚疑惟是道嶽在望光昭越五十餘禩矣俎豆曾是缺如乎然亦復

何疑焉象山之祀遲之五百有餘歲至王文成始  
 得其請文成歿不易世祀典旋及其誣之者不減  
 焉湖而遲速迥異且白沙出聘君之門庶祀已踰  
 百載而聘君無與則斯道之遇合遲速蓋亦有時  
 焉爾越一夕聞吾郡守詢遺事于大名僉憲孔公  
 公悉茲三世以酌郡守謝曰一門忠節久稽典禮  
 此師帥之過也明日上之守巡兩使君僉曰一門  
 忠節久稽典禮此監司之責也于是上之撫軍中  
 丞督學太史咸可其請牒下有司不日厥禮告成  
 噫嘻以數年之待舉幸上之主持諸賢大夫重其  
 道下之表章諸大君子盡其詞禮具一朝則遇合  
 之輻輳有時豈弗信然余生也晚亦竊有感焉大  
 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五經通義曰累生時之行而  
 謚之故新建以勲爵而不跡其功不蓮以忤去而  
 不跡其諫高陽厄于兵而不跡其難咸謚以文其  
 義則謂跡夫一端非所以累生時也啓公遺書潛  
 心在文清文恭之間風乎荆高嬰曰非僅還吾俗  
 學焉馬程朱張將以勉吾世方之北海始又過焉  
 襲者然廷之議跡行止于授命學宮之祀亦寧及  
 者乎且也清吏之于孫力與心違北海亭

忠烈祠亦已就圯余業箋一言以告世緇衣之好  
 今昔同心則異時之遇合者彰明而修飾之疇云  
 于茲有異轍哉嗚嘉  
 與余其毋惑焉也可



與余共世為國也  
于茲其興其衰  
今昔同也



